

爱的感动

提摩太前书 1 章 14 节：“我主的恩是格外丰盛， 使我在基督里有信心和爱心。”

我们都受主爱的恩典。无论在哪儿，不管他或她多么孤独， 没有人不受主爱的恩典。你若不信， 说说看有谁没有享受过阳光的温暖， 细雨的清晰或是花朵的美丽？ 这一切都是我们的天父所赐的恩典。 我们当中有许多人以特殊的方式领受着这主爱， 虽然有时甚至不会察觉这爱的存在。 主爱有可能被我们完全地埋藏在思想里、心里。想想这些， 你又如何解释：

对上帝的信仰
在救主基督里的信心
圣灵 – 基督的礼物
一份爱、理解、支持、愿望， 以及一位令人感激的伴侣（象 NANA 一样）
不同寻常的儿女福
不同寻常的祖孙福
真诚的、互相支持的、恒久的友谊
一位启发灵感的牧师、 一个热心的教会大家庭

这主爱住在我们自己、亲友里面， 永永远远。 对主恩缺乏辨认和铭记的能力， 使我们无法计算清楚主的爱。

一旦我们得到了这爱、用爱生活、从爱中学习、因爱被改变， 我们就学会铭记并分享这爱带来的重复不断的快乐而喜悦。 当我们伸出手给予别人爱时， 不管多么困难， 我们都必会得到一份爱的回赠。

诺亚， 主爱对我一直以来是难以辨认和接受的概念。 我总是乐意给予， 却不肯接受， 即使是主爱。 现在我明白了什么是主爱的恩典， 我已经在学着接受它。 同时， 我也每天竭力告诫自己不要把所受的主爱视作理所当然。

哥林多后书 8 章 1 节：“我把上帝赐的恩告诉你们。”

写到这里， 我祈祷在我生活中无数个被主爱感动的经历能帮助你认识主爱。 你越早认识它， 就越能早早地开始感谢我们的天父（有好多事爷爷总是对他的爱感激得不够）。 假如你不能和别人分享这主爱， 会令我心碎。 诺亚， 记住一句警言： 请不要依赖主爱解救你自己的愚蠢。

我写这书是想让你知道我的一生是籍着主爱过来的， 因为在我离开人世之前可能来不及讲这些故事给你， 也有可能这些故事中的一些部分令我无法讲述， 因为你的爷爷很容易掉眼泪， 他流泪时无法说话（我从来不认为泪水会减少你的男儿气）。 你

要从我所受的主爱中学习，不是关于我，而是真真切切的主爱。因为我对圣经理解得不够，无法向你解释主爱，所以我期望通过这些故事告诉你：“我所有的认识是主爱的感动改变了我全部的认识”。

第一章 约翰·克莱恩 (JOHN CLINE)

哥林多后书 12 章 9 节：“我的恩够你用的，因为我的能力是在人的软弱上显得完全。”

过去的五十五年里，我一直在想我是谁，是什么人；我不是谁，不是什么人。因为这数不清的一次接一次的主爱，使我成为现在的我，并为我所拥有的一切心存感激；却没有因为我不是什么人或没有得到什么而后悔和沮丧。我不是要把我的生活描述得多么酷。当你爸爸给你放我们的家庭影片时，你会看到小时候的我长得一点也不可爱。或许因此，我总是想做一些事情，多数是错事，吸引别人的注意，好让他们忽略我的长相。诺亚，你要明白我并不是为我所犯得这许许多多的错误而骄傲，也不想你因为我曾做了这些蠢事你就可以和我一样地愚蠢和自私重演它们。记得我什么时候说过“不要靠主爱解救你自己的愚蠢”吗？那些坐在轮椅里的，站在墓地里的和心碎的人们都不得不学习这其中的艰难。耶稣告诉我们，不要试探主，你的上帝，而要感谢他，因为当我们饶恕和安慰时，他也为我们许下了饶恕和安慰（用他的方式）。

我不会向你讲述我做过的每一件事糟糕的事。被拘留、偷窃、撒谎和欺骗，这些事你不一定都想要让你的儿孙们知道，但它们是塑造我的石头，籍着主恩，没有把我磨碎。

我十二、三岁时，不到一年时间长了 9 英寸，身高 6 英尺 5 英寸 (1.95 米)，体重不到 155 磅 (69.82 公斤)。身高体重不合比例，如果我伸出舌头从侧面看上去就象一根竖直的拉链。更糟的是，我的鼠牙可以隔着铁丝网啃到玉米棒也不会碰到铁丝。

刚上学时，功课对我好不容易。如果换作现在的学校，很大可能我得进低能障碍班。我的阅读非常慢，老师若是提我在班上朗读会叫我窘迫得要命。我恨透了要花那么多时间做别人轻而易举就可以完成的阅读作业，所以我绞尽脑汁投机取巧。很快我就想出很多花招完成我的作业：我伪造窜改、欺骗撒谎、蒙混过关，如果这些都不行了，我就使出最后一招……“花言巧语”。我除了数学天生的好，几乎所有的功课我都要出花样来应付；数学课我总是第一，天知道！

多数情况，我宁愿花大量的时间想尽办法不做作业，也不愿去做它。象许多那个年龄的孩子，我总想引人注目。而我的问题却都是做了些不应该做的。

我二十八岁时，父亲去世。懊悔当时的我太年青，还有点儿懵懂，不明白他是那么地爱母亲、哥哥、姐姐和我，就象耶稣，爱我却不期望感谢或回报。我好庆幸他没有这样的期望，若要论感谢感激，我只能得“F”……多数不及格。青少年时期的我，一定令他非常非常地失望，但他从来没有表现出来。我感谢父母对待我偷钱，撒谎时所用的爱的方式。

十四岁时， 我开始在青少年男子基督教协会（YMCA）练习举重， 认识了约翰·克萊恩， 一个自愿教练。 象我的天父、生父一样， 他看透了我的心理， 也看出我想做什么。 三年里他教我们怎样举重健身， 同时， 给了我和我最好的朋友汤姆·福格特许许多多令我深深铭记的爱。 每周三个晚上加星期六的大半天， 每次我们去那里他都在。 约翰的身躯非常健美。 他参加过环球健美先生竞赛， 但因为身汤姆高只有 5 英尺 1 英寸（严格要求比标准身高至少矮 4 英寸）， 没有中选。 竞赛已经过了好几年， 他的身躯几乎还是一样完美。 想想看： 我 6 尺 5 寸的个子， 165 磅重量级（满嘴的牙套显得我更加英俊）， 和我的朋友经常地成了约翰的训练搭档。

三年后， 约翰以他刚柔并济的训练方法， 使汤姆和我的身体健壮起来。 那时起， 我可以对我的形象感觉好些了。 更重要的是， 从约翰的身上和他待人接物中让我认识到我的生活中有那么多的错误（比如壮着我刚刚强壮的身体欺负人、 撒谎、 偷窃、 喝酒）。 约翰的爱给了我及时的、 极大的激励。 上帝的时间总是恰到好处。 不幸的是， 约翰才刚刚带我到了路口， 我就开始疏远他， 在之后几年里时不时地做些出轨的事。

我工作一向很卖力。 这是从父亲那里学来的。 那个时候， 十三岁的孩子能做的工作只是送报纸， 而我却有几个固定的合同客， 定时为他们剪草或铲雪。 一天， 下了很大的雪， 到六点钟（通常是我们到“Y”健身的时间）地上的雪已经有一尺厚， 但还在不停地下。 学校提前放学， 汤姆在我家呆了一下午。 我母亲总是能腾出地方给孩子们玩， 即使我们从来不向她提前请示。 汤姆和我决定去“Y”， 一直等到雪停， 然后我们就整晚去铲雪。 到了“Y”， 惊喜地发现约翰也在那儿。 我们进去时， 他正坐在他的那只小小的破旧的折叠办公桌旁看一本相册。 那晚， 约翰没有训练我们的身体， 却给了我们心灵和思想一次真正的教育。 约翰在二战期间是战地摄影记者， 在一个步兵团负责解救德国的两个最残酷的死亡营。 约翰通过他的照相机记录了那些暴行， 才使它们在 PBS 特别节目中、 电影如《辛德勒的名单》， 以及 HOLOCAUST 博物馆的墙上得以展现给我们。

我们一页页地翻着相册， 看着一张比一张恐怖的照片， 听约翰讲了三个小时故事。 我不记得他讲到上帝和耶稣， 但那一晚是我学到的第一节生死课； 那一晚， 留在我心中的印象让我开始知道上帝爱我， 并且为我作了一生的安排； 那一晚， 我知道了耶稣从来没有离开过我（即使我有许多时间远离他）； 并且， 那一晚， 耶稣基督（通过约翰）把他的爱播进了我的心， 永远不会忘记。“主爱永远地改变了我所认识的一切。”

那晚离开约翰以后， 汤姆和我从来没有讨论过那个晚上的所见或感受。 我们铲了整夜的雪。（每人挣了 120 美元.....1958 年时， 很大一笔钱）。 尽管我当时不知道， 那一晚便是主爱塑造我一生的开始。

四十多年来， 我心里一直装着约翰的那些照片和一个问题。 一九九九年十一月， 主恩再一次临到， 伊沃拿·德劳兹丹克陪我在波兰参观了奥斯维辛。 我心里装着的问题

题是“这一切发生时上帝在哪儿？”，那一天我终于找到了答案。上帝一直在那里实现着他的许诺，安慰着爱他的人们。我走出其中一个最残酷的集中营，心里充满了平安，因为他的工在那里仍然可见。

约翰现已去世，我想把这故事送给他的太太，但不知为什么当维拉问起她地址时，她不愿给。除了家人，我五、六年级的老师以斯曼先生和约翰是第一个如此关心、帮助我的，是上帝的因典。起初，我们彼此全然陌生，而他们却愿意冒险帮助一个不可能感谢或回报他们的人。诺亚，我回去拜访过以斯曼先生，并向他表达了我的感激之情。我也送了这本书给他和克莱恩太太。让他们知道他们曾付出的爱所造就出的不同，这爱一直被传递着。我祈祷他们能接受这从未寻求过的感激。

第二章 太奶奶 (LALA)

哥林多前书 1 章 4 节：“我常为你们感谢上帝， 因为上帝在基督耶稣里所赐给你们的恩惠。”

我说过我不记得基督什么时候没有和我在一起， 也就在此时才知道为什么。 这份功劳非我的奶奶 (LALA) 莫属， 她在我还很小的时候就把我带了给耶稣， 并把他永远地播种在我心里。 我想讲她的一些小故事。

莱奥·韦尔斯是你伟大的曾曾祖母， 这不足以说明她的伟大。 她和我的爷爷生了三个孩子后离婚了。 我爷爷继承了韦尔斯公司八分之一的产业， 他一定乐昏了头。 LALA， 奶奶坚持要我们这么叫她， 一个人带大了两个儿子和一个女儿， 几乎没有爷爷的任何帮助， 看不出他哪里象个慈爱的爷爷。 我的父亲和他没什么来往， 据我所知大概是因为他的父亲那样待他母亲。

LALA 的大儿子弗利兹得了一种叫 OSTIMOLITES 的病， 当时无法医治。 弗利兹十九岁时 LALA 不得不为他送葬。 后来， 我看着她埋葬了女儿 HOPE (希望) 和我的父亲。 不管多么艰难， 孤独了大半生的 LALA 总是以她特殊的方式爱着。 当我看着 NANA (她的慈爱要特别强调) 照看你时， 就会勾起我对 LALA 愉快的记忆， 她无私地爱着她的孙子们。 LALA 就象 NANA 一样， 只要她关注上一个孙子， 这孩子就成了她的焦点， 天塌下来她都可以不管。

LALA 在孟菲斯的一个非常正统、 热忠的卫理公会家庭里长大。 她全心把这些教诲和规矩教给她的孩子和孙子们。 她一定很难叫孩子们去教堂， 韦尔斯家庭是天主教徒， 她又是单身母亲， 从来没有学过开车。

LALA 可以把一件平常的事为她的孙子们变得很特别 (至少对我是这样)。 比如， 踩在她脚上兜一圈， 或者星期六和她到城里坐一趟公共汽车， 总会因为她那特殊的爱变得非常特别。 偶尔， 我们乘一次出租车， LALA 会让你觉得象是坐上了私家豪华轿车。 父亲去世后我才知道 LALA 从来不开车是因为她负担不起车子， 而她却总是慷慨地给予。 她每送一样东西给四个孙子， 都必须牺牲自己的一些东西。 当我知道她的生活多么拮据时， 非常难过。

现在， 我每次喝茶， 总会让我想起小时候生病时 LALA 来看我。 只要听到有哪个孙子病了， LALA 就会从两个街区以外她那斗室一间的公寓步行赶过来 (不管什么天气)。 她会准备一些茶和肉桂面包， 去掉皮， 将面包切成小条坐在我们旁边， 有时会上几个小时， 直到我们入睡。 多数时候， 只要我肯吃东西， 她就会给我一样特别的小礼物， 象一只新的 TIMEX 袋装小表， 或一只手电筒什么的， 令我觉得好许多， 这招对我总是很灵。

我从来不会因为让父母失望而烦恼，他们打屁股只是皮肉痛而已，但我害怕让 LALA 失望。如果她打我的屁股，总是用湿毛巾打，不痛.....却会伤到我（不是皮肉伤）。我若做错了什么叫她不得不打我，会非常伤心，恨自己令她失望。一个星期天早上，我本应该去教堂，却被父亲在雪茄店里发现了我，LALA 一定为此伤透了心，尽管她从来没有讲。她给了我 50 美分作礼拜奉献。我跑到教堂拿了一份礼拜节目表证明我去过了，然后从另外一边门溜出去，带着作奉献的钱跑到 BELERS 雪茄店玩弹子机，每个游戏 5 美分。父亲进来时，我还剩 45 美分并积了 35 分免费游戏。他叫道：“上车去”。当时，我站在店里一角，脚尖顶着弹子机的前腿以防球跑得太快，脱口而出：“等等，我还积了 35 分免费游戏。”显然是大错特错，这事让我后悔了一整天。

LALA 也会使我们的生日显得很寻常。我们十岁之前，她每年生日都会给孙子们 1 美元，但这没有什么特别的。她从不赛马或赌钱，但生日时她除了给我们过生日的钱，还有一些两美元（赛马券的面值），几岁就有几美元。比如我们七岁，就会有三张两元和一张一元。她告诉我们这些钱是运气，人们用他们赌在马上赢钱。我祈祷在你的生命中我能有足够的时间带给你这样好的影响，就象 LALA 一样。

为了纪念 LALA 和她的爱，我总是带着一张两元币。几乎每一次我从钱包里拿钱时，它提醒我在主内多么幸运，也提醒我感谢 LALA 无私的爱，这些记忆让我觉得如此不同寻常。我永远无法完全形容她那不同寻常的爱，有时只能说是无私。有个例子帮你理解它，去比较 NANA 对你的爱。我祈祷 NANA 能够看到你在上帝面前和主为你拣选的人结婚，不会象你爸爸的奶奶（没有看到你爸爸结婚）。诺亚，我这么说，不想给你一个错误的印象，好象只有 NANA 那里才有无私的爱。上帝给我们的爱是无私的，他给我们的礼物—耶稣就是最好的例子；耶稣在十字架上为你、为我、为每一个人受死.....是无私的。

你爸爸一岁生日时我们的家庭影片里，你会看到 LALA。好在我把父亲家的影片转成了录像，哪天晚上我们可以一起看。我要把你介绍给 LALA。或许你还可以看到她叫你爸爸骑在她的脚上逗他，就象 20 年前逗我一样。LALA 以身相教怎样无私地去爱，我相信 NANA 学到了，而且做得更好。看着她和你在一起，我的心涌动着喜乐和爱，不免想起 LALA 给我的爱。我知道那是主恩，就象 NANA 带给你的。你和我都是幸运的人，有这样的奶奶是我们的福气。

第三章 圣灵

哥林多前书 15 章 10 节：“我今日成了何等人，是蒙上帝的恩才成的，并且他所赐我的恩不是徒然的。”

我们从上帝那里得到的最伟大的礼物就是他自己以耶稣基督道成肉身。耶稣那么爱我们，为我们背负十字架，洗净了我们的罪，为我们赢得了救赎。是主的宏恩！他回到天堂之前，给我们介绍了一个朋友，保惠师，他引导并不断地提醒我们耶稣的爱。这个礼物有许多名字，我现在知道他就是圣灵，然而他第一次在我里面做工时，我并不知道。当我第一次认识到有东西在我里面做工时，我以为他是上帝。现实中我猜想它是圣父、圣子和圣灵。确实如此，三位一体，但每一位在我们的生命中又做不同的工。

我二十一岁前出过四次事故，每一次都可能致死。稍后再讲第一次事故（我第一天拿到驾照时就毁了车）。第二次事故是我和女朋友、她的爸爸，还有另外一个年青人去滑船时发生的。她的父母从来没有喜欢过我（有正当的理由），因为我待珍妮不好。（珍妮，我非常抱歉曾那样对你；这是我生命中极少的几件希望能抹杀掉的事。）我相信他们非常希望她和另外一个男孩约会。如果我是她的父亲，我也会那么想。三年的约会时断时续，她父亲造船时，我总是主动要求帮忙（记得吧，这是溜须拍马）。如果我没记错的话，那船大约 30 英尺长。他一直在地下室造，直到船身造得很大时，从地下室的墙上开了个大洞把它搬到车房里，在那儿最后完工。不管我怎么帮他，他都不会多喜欢我一点儿，而我又不肯烧菜或做清洁去讨好她的妈妈。

珍妮父亲的船终于造好了，我和珍妮停止了约会。那年夏末，当我们又开始约会时，她的父亲邀我和他们一起去滑船。（可能他计划着远离岸边时把我扔进水里。）我从来没有滑过水，但我的水性很好。如果我是个好水手，他或许会喜欢我一些。我们到了船坞，空无一人。除了碧蓝的天和滑行需要的大风，什么迹象也没有。大家上了船，开船出去，谁都没穿救生衣（错误二）。

基诺沙的港湾是在经济大萧条时期建的，有两个分开的水域，相隔大约 100 码，港湾向东正对着湖区。那天的西风大概每小时三、四十英里，而我们都是没有经验的水手。更糟糕的是，我们起帆时没有把主板放下（错误三）。如果你稍懂一点滑船知识，就会知道有事故要发生了……真的来了。这船象火山喷发一样从港湾水域直窜至密西根湖空荡荡的湖区。起初，我以为很刺激，但当我们冲过湖区巡逻了望塔时，珍妮的父亲看到一个小小行业警告旗在飘动，说明我们得返回去。就在这个时候，我们看到空荡荡的湖域有 10 到 15 米的浪头。浪又急又大，湖区巡逻知道这种天气不会有人出航，所以了望塔上没人站岗。就在我们做出反应前，我们已经进了密西根湖大约两英里。船刚一掉头，满帆 90 度逆风，主板没有放下，船翻了。船翻下去时，桅杆打到了珍妮父亲的头，我们都掉进了水里，我伸手抓住

了他。还没有回过神，桅杆直冲水里，我们就象软木塞一样在上下漂动着。没有一个人穿救生衣；人还都在船舱里，已经沉下了水面。我是唯一一个会游泳的。我把每个人推出到船邦上，将珍妮交在妮父亲手里，又回到船舱找到了三个救生衣，应该有四个的。这个时候，风已经把我们推得离岸边越来越远了。扒在船邦上大约 20 分钟后，我决定游回岸上求救。（这可能会是我一生中最大的也是最后的错误。）我脱掉衬衣和鞋子准备离开时，船被浮上了浪头。我用力一推离开了船，就在这时，我看到湖区巡逻艇朝我们开过来。只是几秒钟，船已经离我那么远了，我使尽浑身力气才游回船边。从珍妮手里抓过衬衣，爬上船邦，开始挥动呼叫。

那天在我们看到巡逻艇到回到岸上这段时间，发生了许多事。好几次都因主爱的感动才使我们得救。一个喝醉酒的陌生人，大概还是无家可归的在港湾的另一个水域看到我们冲出去。他很快醒过来跑到巡逻站，花了好几分钟的时间才叫那里的人相信他真的看到有船翻了。他一再坚持，巡逻站里的人才走出去看到我们停船的地方空着。他们快艇出发找我们时，那人却离开了，没有机会见到他。哪天你到家里来，请 NANA 拿给你看那个新闻报道（我想她仍保存着它）。我的照片登在头版。他们说我是英雄……救了几条人命，但那不是我。住在那陌生人里的主爱才是那天真正的英雄。顺便带一句，从那天起，我在珍妮家里大受欢迎。

不管你信不信，连续两三年里我的事故都发生在八月的同一天……我想这是第三件。

一九六二年八月，我在尼普森克乡村俱乐部作高尔夫球助手。我的住宿刚刚从员工宿舍升级到前厅的后屋里。和七个我不相识的人合住一间大屋之后，得到一个单间实在是太好了。尽管洗澡还得穿过前厅跑到地下室去，但我一点也不介意。

有一天晚上凌晨三点，我正在熟睡，突然听到有一个声音说：“起来，吃点东西。”，并且感觉到有一只手在摇晃我。毫不犹豫，我爬起来径直往小食店走去，连衣服都没披。刚一出门，一枝巨大的树枝从六平方英尺的窗外猛扎进来，正砸在我的床上。其实，窗台和床一样高。强劲的风穿过破碎的窗口直劈过来把门啪的合上。风强顶着门，我简直无法推开看看究竟发生了什么事。当我终于推开进去，开灯一看，发现枕头已成了碎片，床垫上插了好几块大玻璃片，切穿了毯子床单。这是第一次我切切实实地知道在我生命中圣灵真正的存在。主爱……他摇醒了我。

一九六四年，我从父母手上买了部 CHEVY IMPALA，正好他们在尼普森克（我工作的俱乐部）买了套房子。我又升级了，搬进他们的房子，有了自己的独自进出的门，来去自由。大多数晚上我都很晚回家。记得有一天晚上我父亲对我说：“如果我再发现一次在我上班前你还没回到家，你就必须搬出去住。”这个时间问题不需要火箭专家来计算，我只要早晨五点钟前回家就可以了，因为父亲总是五点半去上班。一天晚上（实际是凌晨），我做了件非常愚蠢的事，醉酒驾车回家。在我的那么多的错事中，这几乎是最糟糕的，因为我的自私、没头脑和愚蠢的行为可能会让其他人跟着冒险。这样的蠢事不仅会伤到自己，也会让无辜的人受害，是犯罪。但不管我做什么蠢事——可能蠢得要命——圣灵还是叫我上车后系上了安全带。

以前我从来不带它，但这次我一点都没有犹豫。在 50 号高速路上开过福克斯河桥时，我睡着了。车刚过桥的西头就偏出了马路。我醒来时，车子正滑下陡直的路堤。如果没有系安全带我早已被摔到驾驶座的另一边离开了方向盘。因为有安全带扣着，我才可以抓住方向盘把车头掉向路底，又顺着路沟慢慢开回到路上。

诺亚，请你明白，我讲这些故事并不是因为我为之得意，或者说主恩可以在你愚蠢、自私和傲慢的行事中保护你。我只是想让你明白主恩的力量，即使当它被大大扭曲时，而我又是那么不值。我也祈祷当圣灵成为你生命的一部分时，你会通过我的这些经历，更加容易辨认它。（我也同样为每一个读到这故事的人祈祷。）诺亚，如果你只能帮爷爷一个忙，那么请你：“不要试探主，你的上帝”，不要去做我做过的那些蠢事，那只会让他的爱为了你自己而保护你。

第四章 你的奶奶（NANA）

贴撒罗尼迦后书 2 章 16 节：“上帝……那爱我们的父……开恩将安慰并美好的盼望赐给我们。”

第一次见 NANA 时我十五岁，是在 Y.M.C.A.（青少年男子基督教协会，简称“Y”）每星期五的晚会上。透过拥挤的人群，我看到她在舞池的另一边。我最好的朋友汤姆和我在一起，我们同时注意到她，是我见过的最漂亮的女孩，以前在镇上从没见过。从看到她的那一瞬间起，我的感觉就很特别，就象四十年后的今天一样强烈。汤姆和我都不敢请她跳舞，单独给自己约会，所以我们一起过去对她说我的朋友想请她出去。弄巧成拙，她和汤姆开始约会。为了接近她，我开始约会 NANA 最好的朋友，于是我们双双约会。事实上，我根本没有好好待她的朋友，当然也没有和 NANA 取得任何进展。

大约一年以后，汤姆和 NANA 终于停止约会了，我鼓足勇气问她是否愿意和我一起出去。当她说愿意时，我简直不敢相信。我们的第一次约会是在一个下午去看高中生摔跤比赛（NANA 说那是安全约会）。这是我看过的第一次也是唯一的一次摔跤比赛。我根本没有那么聪明会想到在那儿约会 NANA 不会觉得有威胁感。不知什么原因（或许不是“我”），我为我们第一次约会选了那个时间、地点。到那儿后不一会儿，我对 NANA 说：“我想要你作我孩子的母亲。”我不记得当时她的反应或回答。多年以后，她说当我对着她讲出这话时，她想的是，“再猜猜，小子”，我恋爱了……一种特殊的爱一生中只会有一次，极少再来。我知道她将是我这一生的爱。没过多久，她也同样爱我了。我被爱感动，并且明白了原来那一天是我主在主宰。

三、四个月里，我们天天晚上约会，从来没有落过一天。她喜欢跳舞，而我听不出节奏不爱跳，所以，有舞会的晚上，我送 NANA 到那里，然后就去台球馆打台球，一直到舞会结束时再回去等 NANA 出来，一起去吃一些东西后送她回家。听起来不是很浪漫，但是主恩在我们分开时帮助我们建立了对彼此的信任和尊重，以及个人的选择。也让我们学会在彼此相爱的同时给对方一些空间。有道是有去才有回。

高中期间，我们一直在约会。没有人明白她怎么会和我约会。他们认识的汤姆配不上她；他们不知道和 NANA 在一起的汤姆。她用爱改变了我和我的认识。

高中毕业后，我不想上大学，令父母非常失望（他们怎样或者为什么给我保荐，我永远不知道）。总之，我在离家 30 英里的尼普森克乡村俱乐部找到一份工作，作职业高尔夫球助理。那个夏天我和 NANA 的约会对付着过来了。多数象舞会和台球的约会，彼此分开，却又在一起。我没有车，NANA 也没有。我能借到车时，我们尽量一星期见两到三次，但这不够，我需要一辆车。那一年高尔夫赛季结束后，我进了富兰克林韦尔斯公司工作挣钱买车，并存上一笔钱，准备第二年夏季

再回到高尔夫俱乐部。头一年夏天，我每月挣 80 美金，另加一些小费和加班费。我讲过是 NANA 改变了我的过去。如果不是每天晚上想见 NANA，我不会那么渴望一辆车；也不会去做一个小机械工；更不会知道和 NANA 的共同生活，而且，也不会知道有你。

我记不清什么时候买好了订婚戒指，要把那个在“Y”的第一天晚上就知道的事实变成正式承诺，但我确切地记得多么害怕在向她求婚时听到说不。然而，就象我当初问她想不想和我去看摔跤比赛时一样，她说“好”。从那一刻起直到一九六五年十月九日，我们有过好多次争吵和分手。多数都是我的错.....确实是这样！我们三次解除订婚，每一次都是因为我做错了事。最后一次，我要回了戒指，把它拿到当铺换了一只手表。我感谢上帝是如此的爱我，七月的一个夜晚，当我再次向 NANA 求婚时，他叫 NANA 接受了，不论发生过什么。NANA 很聪明，那一晚她没有回答，她说要重新考虑。我们约好第二天一起晚餐，我要好好地问她。我想她心里早已经说是了，只是不想让我知道。晚餐时她再一次同意了，但这次不同。我们订了一个约会。直到今天 NANA 都没有订婚戒指，但我计划在我们五十周年结婚纪念日送她一个。

我永远忘不了结婚的第一天。我们没钱去度蜜月。星期一我还要回去工作，NANA 准备休一天假。那个星期天，我们到食品杂货店买了所有需要的东西，装满了五个手推车。就在买东西时，我们的车子被偷了，但这不是那一天难忘的原因。

(NANA 不认为我还记得这些事，但我甚至能说出第一晚看到她时她穿什么衣服。)令我难忘的是那一天我们大胆地梦想并计划着我们的生活和目标。我会努力工作，尽我所能让 NANA 在家里，带着我们将来的六个孩子(就象我们能决定似的)。我们相信如果我一年挣 9000 美元就能做到。事实上，我们蒙恩有了三个孩子，不是六个，计划就被困住了。我努力工作，NANA 成了每个孩子都会渴望的最好的母亲、对我更是胜过一个妻子和朋友，是我梦寐以求的。

故事讲到这里，我但愿能告诉你我们是怎样把那第一天和将来的一切交托在上帝手中，但这只能令我对你说谎。这是我永远、永远、永远不会做的！我们的婚礼是由 NANA 的牧师主持的，他是给 NANA 施洗礼和坚信礼的同一位牧师。不幸的是，他也认识我，我约会过他的女儿，对她不是很好。我永远不知道他给我们结婚时有没有想过但愿 NANA 嫁一个更好的人。我猜他会的。我们结婚后参加他的教会，但不久他就退休了，路德教会对 NANA 变得不再一样。我们试着参加我受过坚信礼的卫理公教会，但星期天一个懒觉睡到中午好象更适意。所以，我们停止了去教堂，我把上帝和耶稣搁在架上，象个小摆设，摆在那儿不用。但又不象对我们其他的摆设，上帝和耶稣被放在架子的最顶上，推到最里面，不去看也不去想，更令人伤心的是，我的心里也不再有了他。

NANA 工作了两年，我们把她挣的钱全部存起来，用我的收入开销。十一个月后，我们买下了属于我们的第一个家.....共 900 平方英尺。一年后，我们决定实行家庭计划。又过了一年，你爸爸出生了。我在韦尔斯公司每星期工作 68 小时，成了

熟练机械工，那是我唯一的正式职称。我确实有资格成为一个 A 级职业高尔夫球手，但我没有花 200 美元拿个证书。就在我们结婚前，我决定要成为一个高尔夫球俱乐部成员，不再是雇员。NANA 一定疯了，同意嫁给一个不仅辞掉工作，而且放弃了事业的人。不管怎样，她好象总是知道我们会好的，而且充满了信心和爱。

我祈祷你带给你父母生活中的喜悦仅仅只是一半，就象你爸爸在他生命中的头两年带给我们的一样。那期间，我作了第二次脊椎手术(又取掉了两个椎间盘)。NANA 流产一次，我知道她比我伤心很多。真后悔那时没有更多地关心和同情她的感受和需要，而我就象什么事都没有发生一样。不久 NANA 又怀上了克莉斯蒂。当她出生时，我又一次快乐得哭了。还有四个！男孩女孩都好，我们已经有一男一女。

(再续)

第五章 我的父亲母亲

哥林多后书 4 章 15 节：“凡事都是为你们，好叫恩惠因人多越发加增，感谢格外显多，以致荣耀归于上帝。”

他们曾经有着怎样的耐心和爱。我爱你们妈妈、爸爸。

我相信过去的我多半是很难令人骄傲和怜爱的，但妈妈爸爸从来没有叫我有这样的感觉。十四岁以前，我一直又瘦又高。六、七岁时，我带着一副很难看的眼镜，右片上遮着块眼罩，说是为纠正对眼。什么模样！（不管什么时候你要想大笑一场，就去看看我们家庭老相簿里的我。）

我父亲是个模具工匠，一份很荣耀的工作，但挣钱不多，没有投资或存款。他的父亲及其家族很有钱，但他不想要。显然，他父母的离婚以及父亲和家人对他母亲的态度使他们分离。我不太肯定这些，因为我父母和 LALA 从来没有对我讲起过。大约一九五零年或五一年，父亲决定搬去加利福尼亚自己开模具店。他相信加利福尼亚将会有很多的发展机会，但他的雇主拉姆博格先生劝服了他去韦尔斯公司工作。父亲的家族拥有这家钢丝制造机械工厂，从他祖父开始的。

他在那里一直工作到一九七二年年五月，那年五十五岁。他的视力从四十八岁就开始衰退，到退休时已衰退了百分之九十。我从来没有听到他因视力衰退而抱怨过。也不知道他是否曾清楚地看到他的孙子们多么漂亮，但在最后的两年里我知道他不会了。

他去世的前一年，我们最后一次一起去狩鹿。我九岁上第一次和他去打野鸡，第二年便开始狩鹿；十一岁时，我猎到第一头鹿，父亲帮我把它做成标本，就是现在陈列的那只。我们每年都去狩鹿，只有一年没去。打猎总是很开心，我觉得这时的父亲和我是平等的。我永远不会忘记我们一起在小木屋里的夜晚，看着他和汤母·福克斯（我的名字是跟着他起的）围着一只肚子圆鼓鼓的火炉跳舞，被坑坑洼洼的地面绊倒时，我笑得直不起腰来。多么难忘的晚上。

那是我们最后一次一起打猎。开园的第一天，我们象往常一样天亮前两个小时出发。厚厚的云遮得夜晚几乎漆黑一片。父亲带路到了离大路约两英里的山上，他最喜爱山。我离开他一英里远，总是这儿呆一会儿，那儿呆一会儿，到处跑来跑去。父亲总是呆在他的山上。三十五年里，他在那里猎到了三十头鹿——不能怪他总呆在那儿。

开猎时间在六点钟左右，大约九点不到天下起了雪。风很大，气温开始下降。到了十点，我几乎看不出去，所以我向父亲的山上走去。到那几十点半，离他不到十码时，我模模糊糊地看到他手里握着心爱的枪管，枪托一半埋在雪里（不知道枪

托是不是放在他的脚上)。握着枪管的手上积了有六英寸厚的雪。不知道父亲有没有听到或看到我过来。走近他只有几英尺时，我说：“走吧，我看不清，天又越来越冷。”我知道父亲常常可以站到那儿静得象座山。所以看到他手上的积雪我一点儿也不奇怪。接下来我的发现却令我心碎，让我觉得和父亲从来没有这么亲近过。我接过他的枪帮他拿着。开车前我替他卸弹才发现那天他的枪里根本没有装子弹，因为他看不大清楚目标，担心误打到我。他静静地站在那儿，握着空枪，明知道不会射击任何东西。打猎一向对他很重要，看着他现在为不争气的视力挣扎，我才意识到这对他有多么的重要，而这一次更重要的是和我一起。这么多年一起打猎，我第一次带着他下山，出了咖啡湖区，开车回到狩猎小舍。我们从来没有谈起过那个早上，我好后悔，希望那一天能重现。第二天，我狩到了我的鹿。父亲没有出去，说他不舒服。

写到这些，我很想知道那个早上他站在雪里四个半小时握着空枪想些什么。他在祈祷或是在与上帝交谈？你知道，我的父亲是一个真正的男子汉。不幸的是他生前我从来没有认识到或赞扬过他，直到他去世后这么久。

我快九岁时，我们搬进街头的一座百年老房子。之后十年里，我帮着他重新装修了房子的大部分。那是我们唯一相处融洽的时间（除了打猎）。从他那里我学到了很多.....事实上，比从任何其他男人身上学到得都多。我不能说“（其他）人”，因为有 NANA 教我的东西。我进入韦尔斯公司时，他教我怎样作一个机械工、模具工匠、工程师、销售/服务工程师、经理，最重要的是他为我提供了机会叫上帝赐予的天分得以发挥。我是一个非常幸运的儿子。我后悔他活着时没有给他很多理由让他觉得作我的父亲而感到骄傲。或许，现在他从天堂上看着我时，会感到幸运和骄傲。我祈祷如此。

我的母亲是一位非常伟大的妈妈，几乎和 NANA 一样。她象 NANA 一样漂亮，又总是把自己的需要放在最后。很多时候，我们一声不吭就带朋友回来吃晚饭。她从来没有让饭菜有不够的时候，哪怕她自己吃剩饭。

我偷了她的钱又向她撒谎，不知有多少次令她失望，心碎，而她就象耶稣和耶稣所讲的浪子的父亲一样.....总是预备好去爱我、支持我。当然，她从来没有放过我偷东西或撒谎，总要叫我说个明白，即使她知道我会继续撒谎而且会令她更加失望。

我结婚后，她使 NANA 觉得象是亲生女儿一样。一天，她给 NANA 讲起她十九岁时失败的婚姻，我想这事她从来没有和她自己的孩子们讲过。我父亲去世前后 NANA 和我同她度过好几个周末。有一次，她给 NANA 看我十六岁离家出走留下的字条。这些年，她一直把它放在钱包里，从来没有告诉我她还保留着它。我很惊讶，却又这么傻。母亲当然的会保留这样的东西。

十六岁时，我只留了张字条就离家出走了，要去佛罗里达开始新的生活（没有特别

的原因)。我想在建筑业找份工作养活自己。身上装着 312 块钱，是从父母几年前开的一个帐户里取出来的。不到十八岁，我是不应该取得到这些钱的，但银行的职员没有问我年龄，我也没有自报。至少，我没有因取钱被迫撒谎，这些钱大多数是我前一年冬天扫雪挣的。

我离家不是因为父母生我的气、惩罚我或待我不公平，也不是因为和女朋友闹分手，只是想有自己的自由。我只是不喜欢被管着该做什么、什么时候去做。我厌烦了学校.....太容易，没有挑战，即使我选了最难的课。（我撒谎、欺骗和吹捧的功夫无懈可击。）爸爸妈妈不仅为我撒谎、欺骗或不听话伤心.....更因我的出走使他们不知道孩子的下落、情况如何而心痛。

前四个月里，我因向青少年卖啤酒被拘留（你不能向十八岁或以下的人卖酒）。警察半夜打电话给父亲问他是要付赎金或是第二天早上来领我回去，他问为什么我被拘留，警察告诉了他。他说我只有十五岁，一个孩子，又怎么可能给其他孩子卖酒呢。警察给了我好些归劝，开车送我回家。（那时已过宵禁，所以父亲请他们送我回家。）接着，我又挨了父亲一顿训斥。（那晚我想真不如呆在监牢里。）我很感激那个警察只是猜想商店的人误以为我已 18 岁才卖酒给我。如果他搜我的身，一定会发现假身分证。

几个星期后我满十六岁，三个星期内经过三次考车失败后，最后终于通过了。父亲交了我一件小差事，第一次叫我自己开车练一练。高速路上，我跟在一个大卡车后面开了一会儿，太慢了，而且这卡车不停地把路上的泥水摔在我的挡风玻璃上。一看到机会，我马上超过了它。我开的是一九五七年福特 STATION WAGON，带有最大的福特马达。刚超过大卡车就是下坡路，我看了看速度表，90 英里/小时，得意地想：“我也熏熏他”。当然，我没有系安全带。我不记得我们有没有装上，但不要紧，装了我也不会带。当我打着方向盘转回我的车道时，打得太快了。经验不足我又扳回太多。车子突然转向，迅速地旋转，失控地超路沟里滚去，连续翻了三个跟头。最后停下来时，车子仰面朝天。我手抓方向盘躺在车里，脚几乎触到了后门。整个历险中，我只记得说了一个字。（这会儿，我不想说出来，四个字母以“S”开头。）一看自己没有受伤，马上试着钻出去。车门都卡上了，只得踢开它。我走出路沟时，卡车司机走过来看我怎么样，并带我去了最近的一家农场的房子。我打电话回家说出事了，父亲接的电话（我希望是母亲）。他问我有没有事，我说还好，但没有详细告诉他事故的经过或车子已被损坏。父母为我气极了。我现在明白，他们生气不是为那车子，而是后怕我可能发生的事。你应该想象得出他们看到车子时的脸色，但我回到家时，看到了哥哥真正的脸色。他对我气极败坏，那天晚上他有约会。我们只有一辆车，而我把它毁了，也耽误了他的约会。

再回到离家出走.....我坐火车去了芝加哥，就象我和 LALA 坐过好多次那样。转车去佛罗里达时，火车晚点很长时间。与其我一个人闲等，不如打电话给一个住在芝加哥的女孩，是在丹维尔湖认识的。（我和朋友汤姆沿途搭便车旅行了 90 英

里到了那儿，除了游装上套着一件T恤和牛仔裤外，身无分文。我们在那儿呆了五天，给人搭帐篷挣钱，盖着报纸睡在厕所的地板上。（有时间我们钓鱼时讲那段故事给你）。她赶到车站劝我放弃离家。劝我不听，当晚她打电话给我的父母告诉他们我乘的火车。父母叫警察在田纳西州的杰克逊车站截我下来。我正在车上和五、六个人玩扑克，如果警察没到，这些人一个小时之内就可能把我的钱全部输光了。（我还远不及自以为的那么会玩。）警察不仅叫我下车，还把那些人赢我的钱全部要了回来。到了警察局，他们打电话给父亲，叫我和他讲话。他问我想不想回家，我说不。他叫警察听电话，接着我就被关进了铁栅栏过了一晚，枕着一卷卫生纸。十七个小时后，父亲站在栅栏外面再次问我想不想回家。我还是说：“不”。这次他说：“你有两个选择：回家并且在我们的规定下读完高中；或者进青少年感化院完成学业。”这个选择题用不着多想。我们一路回家，十七个小时里没说什么话。

写到这些，我才第一次在想当时父亲都想些什么。他一个人开了整晚的车来找我。如果换作是你爸爸，我知道我的感受会怎样！我也奇怪他有没有想过叫我帮他开会儿车。他开了个来回，一刻没有休息。

我们得知克莉斯蒂患 NEIMNA-PICK 三天后，父亲去世了。他没能知道你爸爸是不是患者。他很爱你爸爸。有天，当你看我讲到的那些家庭录像时，你会看到他牵着你爸爸的小手学步；带你爸爸坐在他的 JOHN DEERE 割草机上，脸上充满了爱。

父亲一过世，我决定照顾母亲的后半生，那是一九七二年，她一九九四年去世。二十二年里，我们的关系变得和其他母子那样非常亲近，就象 NANA 和你爸爸现在一样。妈妈和我笑过、哭过、打高尔夫球、一起度假（有机会叫 NANA 讲我们去加拿大钓鱼的旅行）。

我们请她一起住，但她不听。她要在父亲去世前在北威斯康辛州为他们退休后刚刚建好的家里度过余生.....不管长长的冷冬或炎热的夏季，她一直住在那里，做很多工作，却告诉孩子们只是为了找点事情做。然而，她必须做，因为父亲的提前退休和去世的时候不巧，不能充分保证她的生活。和 LALA 一样，她从来不让孩子们知道她的钱不够。几年后，她的父亲去世时给她留下了一笔钱，足够她生活，这才使她能够“只是为了找点事情做”。曾经从母亲那里偷钱的儿子现在却委以信任管理她的钱财和股票。妈妈授权我为她作任何投资，只要我看着合适。她从来没有向我要过任何的进帐单或报表.....只有作母亲的才会有这样的爱和信任。

母亲去世前五年，发现患了癌症。她与癌症搏斗，从不松懈，就象从不放过我撒谎。这期间，主恩把杰姆带给了她。他大概比母亲大五到八岁，但身体很好。他们住得相隔十五英里，经常见面。开始时，只是在一起很开心，后来相爱了。有一年十月，母亲打电话给我说天冷了，杰姆的暖气炉又坏了，他开春会买一个新的。她想叫杰姆搬过来住，问我怎样。她七十二岁，杰姆快八十了，两个

人一起住竟然还要向我请示。她说结婚会很麻烦，有好多文件要签。在她讲着这一大串正当理由时，我打断了她，告诉她朱迪和我不能再高兴了。我说我们圣诞节会去看他们，希望杰姆在那儿。那个春天，我帮杰姆装他家的车房门，问他为什么不干脆把房子给孩子们搬过来和妈妈一起住。他说如果他知道会走在我妈妈的前头，他就这么做了；但如果她先走，他就没地方住了。真是悲哀，人到暮年还不得不想着这些。母亲在你爸爸妈妈结婚以前去世了，他们邀请杰姆参加了婚礼。记得要叫他们指给你看结婚仪式集体照里的杰姆。

我知道在我的一生中，父母曾象耶稣一样爱着我，随时准备原谅我、爱我。但直到四十五岁，我记不起父亲或母亲说过：“我爱你”，也不记得我对他们说过。我想我们只是把它想当然了。诺亚，请不要犯这错误。永远不要把任何人的爱想当然。作一个象耶稣一样真正的男子汉。告诉他们你爱他们，特别是你的妻子、孩子们，当然还有你的父母。NANA和我这样教我们的孩子们，也保证我们没有犯同样的错。我们总是告诉他们我们爱他们，也有很多很多拥抱。我永远不会忘记你爸爸刚上大学时我们送他到大学生联谊会。他吻了妈妈说再见后，轮到我了。我不想拥抱令他窘迫，伸出手和他握手。他把我的手推到一边给了我一个大大的长长的拥抱，并说他爱我。我相信周围每个人都听到了，但他不在乎。从那以后，我也知道不管有谁在一旁，汤姆都不会在乎，我们的再见总要说“我爱你”。我祈祷你爸爸送你上大学的第一天，你也会同样待他。

母亲第一次确诊患有癌症时，我开始烦躁不安。我们从来没有口头表达过我们的爱。我也从来没有听她说过接受耶稣救主，这更令我心急。我记得父亲曾参加过教会，但不记得母亲去过。小孩子在受坚信礼时，我们可以自己选择在哪里受礼。我母亲的家族是犹太人，父亲家族信天主教，LALA属卫理公会教会。小时候我不记得教会对母亲有多重要，但她有生的最后几年，我知道她一直参加附近的一家卫理公会教会。一天，我写了封信，结尾问她是否已接受耶稣基督救主。（我没有勇气面对面或电话里问她。）三个星期过去了，我们通过好几次电话，都没有听到答案。我更加害怕去问她，因为我想答案一定是不。我不知道我是否有这个勇气或能力为母亲作见证。自从她得了癌症后我就一直祷告。我非常强烈地想母亲和耶稣的关系建立，但我没有勇气。想到再一次让母亲绝望，我不能忍受。后来一次电话快结束时，她说，“你知道你信里问的问题吗？”还没等我回答，她又说：“答案是是。”想都没想，我脱口而出：“我爱你，妈妈”。活到这么大，我记得这是第一次。电话的那头沉默了很久，然后她说再见。她没有听到吗？她对我说的话没有反应令我失望，但我不会放弃。告诉妈妈我爱她感觉太好了，我不会停止。我决定每次电话结束时都要对她说：“我爱你，妈妈”。第二次我们讲完电话时，我听到她说：“我爱你，汤姆”。我哭了。从那次起直到她去世，我们的再见从来不会没有“我爱你”。这也是我们最后道别的话，我站在她的床前，握着她的手。

主恩赐给我这么了不起的父母，也籍着这恩，带给我平静，使我终于从父亲生前没有对他说我爱他的内疚里走出来。

我爱你们妈妈爸爸

第六章 杜恩 (DUANE)

贴撒罗尼来迦后书 1 章 12 节：“叫我们主耶稣的名在你们身上得荣耀.....都照着我们的上帝并主耶稣基督的恩。”

一九七四年一月，约翰·亨斯利和我在得克萨斯州达拉斯市南部的一个礼恩派工厂作培训，每个星期六上午七点到十二点。我们教一组操作员和技师怎样正确操作韦尔斯公司制造的机器。参加培训是强制性的，为了保证这一点，厂长杜恩·波特每次都亲自参加。要在星期六早上赶到工厂，约翰和我必须星期五下午离开芝加哥。我们早早地到那里可以看看操作情况和前一星期培训的结果。

十三个星期里没有间断，约翰和我星期五晚上都在得克萨斯州的 ENNIS 度过。我在第一次培训的前一天晚上认识杜恩。他请我们吃晚饭，多数是想知道莱瑞·何耿斯送了什么样的人来培训或败坏他的人。我相信他请我们也因为他知道旅行之苦和离家的滋味。之后十三个星期，我们最多只有两个星期五晚上没有和杜恩及他的太太安在一起。我们在他家里总是大受欢迎，即使我拿涂了黄油的面包去烤，弄坏了安的面包炉。

不能说这段时间里，我和杜恩成了铁哥们，但我们在一起谈论培训和工厂的整体运作，非常愉快。培训最后结束时，NANA 和我被邀请到达拉斯的一次晚宴。杜恩和安第一次见 NANA。二十年后，安成了你爸爸妈妈的媒人.....是主爱。

一个星期四我们回到家，星期五我照常上班，但下午不需要再去得克萨斯了，我可以回家和孩子们玩。星期六，我正准备去上班，NANA 抱着莱瑞走进厨房。她说他有点不大对劲。把莱瑞交给我，她去给医生打电话。医生叫带着莱瑞去医院见她，我们马上赶去。终于办好了慢吞吞的入院手续，我们被带进一间病房。护士去找东西时，房间里只剩我们三个（NANA、莱瑞和我）。NANA 抱着莱瑞发现他开始抽搐，她把他递在我怀里，看着莱瑞，凭着母亲的直觉她知道不对了，然后，看着想叫我做点什么。而我们能做的只有看着儿子死去。死亡的时刻，对我们是那么的漫长，那么的痛苦，莱瑞却是那么地的安祥。我们站在那儿，不知道呆愣了多久，突然想起喊急救。莱瑞的死没有先兆；没有时间说再见；也没有时间准备，即使你永远都不会准备好。随即一阵慌乱，护士们从我手里抢走莱瑞，大声喊着：“蓝冷”；一个医生跑来，插上氧气管.....一切都晚了。莱瑞死了。我二十九岁，NANA 二十八岁，你爸爸六岁，而克莉斯蒂只有四岁，并患有夺走莱瑞生命的同样的病。

四月里一个又阴又冷的天，已经不会下雪，厚厚的浓雾浮动，简直就是送葬的天气。我们被爱、关心、亲人和朋友们包围着，但没有一个人知道该如何安慰我们。除了 LALA，我们不知道有谁埋葬过自己的孩子。身边到处是人，但我们孤独无助。我不认为 NANA 知道或关心谁去了葬礼，我是没有去想。NANA、你

爸爸、克里斯蒂和我向 BOO BOO 最后道别.....对了，和你的小名一样，是主爱。我在莱瑞的手里放了一个十字架，上面刻着“上帝爱你”。我们关上棺盖，进了休息室等待葬礼开始。

我一个人躲在休息室窗户的弯角里，反正帮不了什么忙，也无法安慰任何人，包括自己。我不记得求过上帝的帮助或安慰，只记得我想要结束自己的生命。多么自私的想法！就象我离家出走时一样，我又一次只想到自己。这时，一个人远远地吸引了我的注意。我一边想着结束自己的生命，一边又无法让视线离开向这边走来的那个疯狂的家伙，连帽子都没带。看清他的脸之前，我看到他耸着肩竖着夹克领子，心想这样怎么会保暖，衣服也湿了。接着，我看清了他的脸，当我认出他是杜恩时，我的泪流了出来。我以为过去七十二小时我已经哭干了泪只剩骨头，不可能再有泪水或感知，即使是为自己。我站在那儿，远离人群，象过去三天里那样拼命地流着泪。我开始想，如果一个几乎称不上是熟人的人在这么糟糕的天气里从得克萨斯飞来安慰我、关心我，那么，我必须找到力量去关心安慰 NANA 和我们的两个孩子。我至今不知道是谁告诉他莱瑞的死.....主爱的接力。

现在，我知道上帝通过杜恩在这非常的时刻把爱送至我的心，给我力量，鼓励我继续走下去。那一刻，我认识到上帝真的爱我们。他带我们走过这伤痛，更重要的是莱瑞现在和他在一起了。

第七章 你的奶奶 (NANA) -- 续

罗马书 5 章 2 节：“我们籍着他， 因信得进入现在所站的这恩典中。”

我们抱着克莉斯蒂回家，你爸爸昵称她小不点儿..... 一个我叫了她一生的名字，上初中时在朋友面前她不大喜欢被这么叫。直到今天，我对她说话时一半还是叫她小不点儿。

我们的第一个房子对我们一家四口是太小了。如果我们全部呆在厨房，就没法走来走去。我一个人坐在餐桌边，可以够到炉台、冰箱和水池。一天晚上我和 NANA 说，让我们设计盖一套将来八口之家的房子。毕竟，我已经给你爸爸造了一个狗屋和一个玩具房，为什么不能盖一套房子呢？（诺亚，就是你现在用着的那个玩具房。）

一年以后，在许多朋友的帮助下，我们搬进了完工一半的 4,300 平方英尺的新房，五间卧室，三套半浴室。我请了 NANA 的继父白天做，我在晚上和周末做，整套房子只有水管，厕所和水泥活儿承包出去。边做边学。新房子建在一英亩半的木基上，整个底层是地下室，可以作一个很大的玩具房。

一九七二年一月我们全部搬进新房，生平第二次，我听到一个小小的温柔的声音对我说：“是时候为你的所有荣耀主、感谢主了。为他作工。”。随后的星期天，我们去了卫理公会教会，开始成为教会的一部分，不到三个月我们交上了朋友。这些人上帝为我们预备好要带我们走出第一个死荫的幽谷的。在接下来的三年里，从上帝为我们预备的教会家庭里得到的主恩不断支持着我和 NANA。（我们爱你们，查特、凯瑟琳！）。

一九七二年九月，我们第三个孩子莱瑞（是随莱瑞·何耿斯起名的）出生后大约一周，NANA 带克莉斯蒂作例行检查。医生检查到她圆鼓鼓的肚子时，我们叫她“特殊肚皮”，脸色变得煞白，一定很严重。她送我们去基诺沙医院作检查。三天过去了，检查结果还是不知道克莉斯蒂的肝脾怎么会大起来。医生又送我们到芝加哥的儿童纪念医院见血液首席医生皮尔斯。他们以为克莉斯蒂患有白血病。四天里马不停蹄地测试，作 X 光、取血样，还是不知道问题出在哪儿。星期四，皮尔斯医生告诉我们她订了星期五早上做一个活体检视，并把克莉斯蒂的病例转到基因科，随便它什么科了。

医院的病房里父母只能留一个和孩子住。NANA 坚持她留下（面对不得已的事，千万不要低估她的勇气和力量），她从不离开克莉斯蒂。我每天开车 65 英里来回在医院和家之间，心里的负担不见得是减轻，但至少我可以让我暂时离开我的视线。NANA 却不能。

星期四晚上回家，第二天早早地赶回医院是我开过的最长的路。好象 NANA 要担心的还不够，那个星期四下午，我戒了三年烟后，又抽起了。NANA 求我不要，但我又是只想着自己。为克莉斯蒂和自己她已经够难过的了，却仍用那特殊的爱不懈地关心着我。回家的路上，两支烟中间歇息的功夫，我和上帝交谈。不记得我们两个都说了什么，但我知道那对话的内容不是抽烟，也不是喝酒，那一晚他给了我需要的力量去面对就要来的。从刚刚建立的教会家庭的祷告中，我们也得到了力量。我们的亲人或许也为我们作了祷告，但我不记得他们说过。（千万不要错过任何机会告诉别人你为他们祷告，如果这是你唯一能做的。祷告对任何人都不是是一件小礼物。事实上，如果你为一个人只能做一件事的话，选择祷告，没有别的，因为其他的都次于祷告。这种爱比任何其他你可能做到的事都管用。多少次，我亲身经历这爱和爱的奇妙，被爱感动。）

那个星期五，我们被介绍给两位新的医生：基因首席专家尼德勒博士和他的助手凯博士。他们和那个星期里我们见过的其他所有医生一样，待我们象是唯一的病人。更重要的，他们对克莉斯蒂象是自己的女儿。他们问了很多问题，但多数是直问到我和 NANA 的家庭背景（我们父母的病史，我们祖辈以及父母的出生地等。）

活体检视进行得还好。克莉斯蒂回到病房后，我检查她侧面的伤口，吃惊地发现一块小绷带下面的切口用超级胶水粘合。那天不再有 X 光、抽血等其他的测试。我们只能等着活体检视的结果。一个星期以来，我和克莉斯蒂第一次玩得那么开心，我们去了玩具房。如果我的记忆没错的话，克莉斯蒂那天吃到了她最喜欢的东西（麦当劳的吉士汉堡和炸薯条）。我几乎想不起来是怎么去那儿的。

星期六我很早就赶到医院。化验结果送到时我想一定要在那儿。当皮尔斯医生走进病房时，我非常惊奇，因为克莉斯蒂不再是她的病人，而且是星期六。这次她没有微笑。我坐在一张椅子上，她走过来坐在我旁边。我爱这位六十多岁看似虚弱的女人，她如此关心三个象我们这样的陌生人。即使克莉斯蒂已不再是她的病人，她仍然如此关心，星期六跑来不仅仅是为了看结果，更因为她爱我们，同情我们。我相信这么多年来她也同样如此关心过成千上万的病人。她也需要勇气走进克莉斯蒂的病房和把结果讲给我们。她一定知道我们已经多么的筋疲力尽，也了解我们此时的精神状态。她告诉我们克莉斯蒂患有 NEIMAN-PICK 病，说尼德勒医生和凯会向我们详细解释病情，但是，她用耶稣基督同情的目光直视着我说克莉斯蒂最多只能活三到五年，目前还没有发现治疗方法。没有任何办法能阻止这病魔夺走克莉斯蒂的生命！我哭了起来，透过眼泪我仍然看到她的目光。她一直坐在那里，离我两英尺远，一只手搭在我的膝盖上。好象她就是上帝，我哭着说：“我一直以为我们的婚姻是上帝的安排。”她继续注视着眼泪汪汪的我，回答说：“是的。但上帝从来不会让任何人背负过重的担子。”她说着这些话，口气坚定，令人振奋，如同上帝口里说出的，我信了她。我永远不会忘记她，不仅为她的关心，更为她带我走过真正痛楚的第一课。她给我的爱是我学习悲伤的真实的第一课。我很遗憾地告诉你，这些是我们生活中都必须经历的。请千万不要错过任何机会，伸出手以你特殊的爱去感动正在受苦的人。正如 NANA 告诉我的，我祈祷她有机会教你这

非常重要的一课：“在生命的最后，不管你挣了多少钱、做了多少事、工作了多少个小时都将不重要，重要的是你曾怎样待人。”我们的救主以另一种略微不同的方式说：“不管你怎样待我的弟兄，哪怕做最微小的，也就是怎样对我。”预备你的心与人分享你的感动，也预备好被爱感动改变你认识的一切。

第八章 小不点儿克莉斯蒂 (KRISTINE)

彼得前书 5 章 10 节：“那诸般恩典的上帝曾在基督里召你们，得享他永远的荣耀，等你们暂受苦难之后，必要亲自成全你们，坚固你们，赐力量给你们。”

见过尼德勒和凯医生后，我们回家了。他们已经向 NANA 和我说明 NEIMAN-PICK 病，并讲了克莉斯蒂的将来。他们承认所讲的大部分只能是“猜测”，因为尽管尼德勒医生已经是这种疾病的最杰出的专家，但世界上已知的病例也只有一个。我们也安排了为你爸爸和只有三周大的莱瑞叔叔作检查，不知他们是否也患有 NEIMAN-PCIK，或者象 NANA 和我一样是病原体携带者。检查方法不是采用活体检视，而是从他们的后背剪一小块皮送到华盛顿行政区的特殊实验室，培养出一种细菌后再化验。几个星期以后，我们才能知道结果。NANA 已经知道了，但她没有说。

那天，从医院一路开车回家，我想的都是在我们入院、出院过程中医院的人们怎样对我们。出院前，我去开帐户，问他们为什么从来没问我有没有保险或是有没有钱付克莉斯蒂的住院费。他们说这不重要，我们付得起也好，付不起也好，都会得到一样的看护。几乎每一次带克莉斯蒂去尼德勒医生那里检查，我都会想 NANA 和我非常幸运……幸运，不是因为克莉斯蒂只剩三到五年的生命，而是因为作完检查后仍可以带她回家。我们在那里见到的大部分父母都没有这么幸运。那是一家儿童医院，大部分的病人都从那里去了天父的家。你看我们的家庭录影时，你会看到我们第一天回到家后的样子。

三天后，我的父亲因心脏病去逝。葬礼馆只剩我一个人时，我忽然意识到竟然没有为他流过一滴眼泪，尽管他的去世令我伤心。我忍不住大声地哭出来，直到最后一滴泪。

两个月过去了，你爸爸和叔叔是否有 NEIMAN-PICK 病，没有任何消息。我开始每天上班后打电话给凯医生。（我不想叫 NANA 知道我多么焦虑，所以没有告诉她我一直在打电话）。一九七二年圣诞节的前三天，凯医生拿到了结果，打电话到我办公室。我求主示我怎样告诉 NANA。那天我回去得很早。一进门，NANA 就知道有什么事不对了（作妈妈的总是先知先觉）。我抱住 NANA 开始哭着告诉她你爸爸和我们一样是病原体携带者。当我说到莱瑞也是患者时，她透过眼泪看着我简单地说：“我知道”。那天，我对自己说一百例中两个，圣诞礼物。为我们的孩子得了这病，我几乎忍不住要责怪上帝，但每当我就要责怪他，或者为自己难过时，籍着主恩，总是被皮尔斯医生的话提醒：“上帝从来不会让任何人背负过重的十字架”。从她给予的感动中，我悟出：“……甚至对他的儿子也不！”

一天又一天，一周又一周，一月又一月，主恩帮助我们在 NEIMAN-PICK 病里生活着。我们的教会家庭对我们非常支持。我开始帮助母亲从父亲的去世中走出来。

常常想她有没有为父亲的心脏病发作怪过我或我们的问题。我祈祷她从来没有。我和 NANA 决定不再要孩子。我们知道下一个孩子患有 NEIMAN-PICK 的机率是四分之一。已经有两个患者了，再来一个，我们不认为还能承受。

结婚三十四年，NANA 和我只有过两、三次真正的意见分歧。其中两次，就象我们结婚前一样，都是我的错，而这次谁都没错。我们俩都想作手术。NANA 坚持她去作。她说，如果她先去世，她想让我能够再有小孩。她赢了。

一九七三年来了又去了。那一年，我们安排孩子们一起接受了洗礼。年初，教会里举行了一次为期一周的非神职人员见证会。见证会结束的礼拜天，会众将所有生活的负担和忧虑带到神台上，放在神的面前交给他。我们可以跪在神的面前祷告，不论多久。把负担呈交神前，作完祷告之后，可以在神坛上取一个铝制的十字架，上面写着：“神爱你们”。十字架是那天提醒人们“到神这里来”。圣坛里人满满的。我们和迪克考一家坐在一起。NANA 和我是第一个站起来走向神坛的。我相信每一个人都看着我们，给了我们足够的时间祷告。我依然记得我和 NANA 取了十字架回到座位时，我们的朋友们眼里含着泪看着我们走向座位，然后才走上前去。

一九七四年故事发生了很大变化。一月、二月和三月的大半月，连续十三个星期之后，包括星期五、星期六，我终于完成了一次强化培训。NANA 和我非常需要花些时间在一起，并为 NANA 庆祝了二十九岁生日。回家后一星期，我们为你爸爸的庆祝了六岁生日。之后不到一个星期，你叔叔莱瑞去了，进入了永生，那是在一九七四年四月。主恩（与我们）同在，尽管没有看到。找好了墓地，为我们的孩子选了精致的小棺材。小教堂里，站在他的小棺材前，两个孩子站在我的两边，几乎让我跪倒在地上。（多么希望当时我真的跪下去了。如果我求主，就会坚强一些。）关上棺盖之前，我把那天在教堂里取的十字架放在莱瑞小小的手里。我一直随身带着它。就在那个时候，我才知道生命中这些重要的事并不在我的控制之中。

接下来的几个星期，我们不断地挣扎着，学着如何面对悲伤。即使我们已经被告知克莉斯蒂和莱瑞只能活三到五年，我们还是无法准备好接受死亡。看书本或别人的悲伤是不可能教会你怎样悲伤的。只有等主恩带你走过，治愈你的伤口，止住你的伤痛和眼泪，哪怕只是短暂的一刻。籍着主恩和他所赐的爱，你一定能够走过来。这恩远远超出我们的所求。

一个星期六下午，我在清理车房，我们的金猎犬留下的小狗（她唯一的小仔）也跟过来。我拿着一个大扫帚扫地，NANA 站在车房门口和我说着话，小狗把我刚刚整理好的车房又弄得乱七八糟。当小狗活蹦乱跳地跑到我跟前时，我无以名状地爆发了，象没有警告的火山喷发，冲着小狗就抽过去。我挥动着扫帚，在它的身上抽打着，很快它就死了。我抬头看着 NANA，她满脸震惊。我对她说，“我们必须找到一个问题，至少我们能够解决的”。NANA 对莱瑞的死比我更难过，但她却没有发泄。感谢上帝，你爸爸和姑姑没有看到我做这种可怕的事。我埋了小狗，回

到家里和 NANA 谈了很久。

象我们结婚的第一天，那天下午我们作了新的计划，决定搬去密苏里的迦太基，重新开始生活。我得找份新的工作，NANA 得找新的朋友，为我们的家庭也得到新的商店，见新的医生。那个礼拜天，我们在教堂宣布了我们的决定。星期一，我交了辞职信，把我们为六个孩子造的房子挂上出售。那是一九七四年六月。十月份，我开始在迦太基的礼恩派工作。感恩节时，我们搬进新家。此刻，当我写到这些的时候，很想知道你六岁的爸爸和四岁的姑姑当时怎么想。你爸爸问我是不是我们变穷了。感谢主恩与我们同在，用他的方式、在他的时间给了我们每个人内心的平安。

NANA、你爸爸、克莉斯蒂和我开始学着过新的生活。正常的生活对我来得比 NANA 快，或许是因为新工作对我的挑战。NANA 原来很早就知道莱瑞患有 NEIMAN-PICK，比任何人都早。我们从医院带克莉斯蒂回家时，她恨不得能把莱瑞塞回到她的肚子里。几个月来，她哺乳着他，为他忍受着痛苦。他的小腿、小脚带着矫正架，矫正罗圈腿，即使我相信她明明知道莱瑞从来都不会站起来走。两个孩子和丈夫的日常需要支撑着她，直到她也回到所谓的正常生活中，在埋葬了自己孩子之后。

为保护克莉斯蒂，不管什么时候，我愿意为她做任何、任何的事..... 有时候我想我太过分地回避爱莱瑞了，象一台防御机器，或许是为了阻挡明知会来的伤痛。

(NANA，如果我真是那样，请原谅我对莱瑞没有作一个完全的父亲。) 如果我对莱瑞是那样的父亲，上帝知道对克莉斯蒂我不是。她拥有我的心，直到现在。诺亚，你也一样拥有我的心。(你的妈妈、爸爸和 NANA 也一样，但都不同。) 很多时候我相信上帝赐克莉斯蒂给我是为教我如何去作人，仁慈、脆弱、快乐、博爱、诚实、同情、接受、侍奉、欢笑，更多的是无私。

主恩同样赐 NANA、你的爸爸、莱瑞和一队神的使者塑造我的生活，有些我就会讲到。你能相信神有多么爱我吗？从他的儿子开始到如今一直继续着。我还远远未塑成型，但克莉斯蒂一直以来是首要匠工。主恩和他的爱给了这身高永远不会超过 5 英尺、体重不过 80 磅的孩子对我完全地、绝对地支配。我是她的仆人，过去是，现在也是。有一次我叫克莉斯蒂到厨房里拿东西，她说：“我的父母太穷了，雇不起仆人，所以叫孩子做事”。她弄反了。从过去到现在，我心甘情愿并将继续做她和她的爱的仆人。

你一定会爱她，而她也一定会爱你。我可以想象你们两个看着童话片；她坐在沙发上的一角，你坐在地上，和你爸爸象你这么大时一样。我想你一定会逗得她大笑。

克莉斯蒂出生时，头发乌黑发亮。几个月后，有一次 NANA 给她洗头，头发一下子全部掉光，成了秃头。你爸爸和我戏称她“台球”，一直到她又长出了满头漂亮

的头发。外号总是令她伤心，所以 NANA 让我们保证拿外号开玩笑时没有恶意。克莉斯蒂总是喜欢制造乐趣。对任何一件平常的事，她的快乐都能传染身边的每个人。想起千百次我们俩逗乐扭打成一团，我的心充满了泪水。写到这里，也想起和你玩的情景，眼泪禁不住流下来。克莉斯蒂爱笑，当她笑的时候，她身边的人也会禁不住地笑。她的快乐极具感染力，象狂热的火苗一样迅速散开。

我们都知道小孩子之间，尤其是兄弟姐妹有时会彼此很凶。克莉斯蒂渐渐地长大，她的特殊肚子变得越来越明显，看上去几乎象怀了孕。同时，她比同班的孩子们越来越矮。（我真是愚蠢又粗心。或许这正是她不想让我在朋友们面前叫她小不点儿的原因。）。每个学期开学，NANA 总是不得不向老师们解释克莉斯蒂的情况。他们都被详细地告知克莉斯蒂能做什么、不能做什么。最重要的是告诉他们对她要象对待正常的孩子一样，坚持要她做作业。NANA 总是很行，她的一句话就会使克莉斯蒂的功课容易许多。这是最令我矛盾的事情之一，对她宝贵而有限的时间，这是多大的浪费。为什么她要去学这些东西呢？学习使她的生活更难，尤其是数学，对她并不象对你爸爸那么容易。当她叫我检查数学作业时，我多数都不得不告诉她做得不对，教她怎样做，叫她重新再过。走出房间时，我可以听到她开始哭，不是因为要重新做，而是窘迫和挫折感。我恨自己。她和我可以有更多的时间开心。

我相信克莉斯蒂在学校里从来没有因身体的缺陷被取笑或愚弄过。我想这是主的恩典。特别到了中学，她一定要和全镇的孩子们同校，不象在小学，六年来见的都是一样的同学，老师们更是倍加关心爱护。我相信也没有人敢面对你爸爸（对克莉斯蒂的保护），这是更大的主恩。

不管你爸爸和克莉斯蒂有什么争执，动手是绝不允许的。尽管克莉斯蒂少数时候会打你爸爸一巴掌，但他不能还手。我知道他一直在保护着克莉斯蒂，让她免受小孩子们的恶意愚弄。令人伤心的是，NANA、你爸爸、我，甚至是主恩有时候也无法保护她免受成人异样的眼光。如果有人盯着她看时，她总是很敏感。克莉斯蒂的反应告诉我们对别人特殊的生理特征，不要老是盯着看。她非常善于用她的爱感动人，教人。我们（所有的人）什么时候能学会用主耶稣的眼去看人，就象克莉斯蒂一样呢？

在咨询克莉斯蒂和莱瑞的治疗时，尼德勒和凯医生告诉我们要象对正常的孩子一样待他们。NANA 做得比我要好得多。克莉斯蒂的老师们做得也相当好。我相信他们非常明白别的学生得 A 时，她必须格外地努力才能得到 C。我同样相信有个比她高两年级的哥哥（你爸爸）作榜样，使老师们对克莉斯蒂的期望也不期而高，但我坚信她们从没有给过她任何分数高于实际的成绩，只有一次例外。

九年级最后一个月，克莉斯蒂落掉了大部分的课，她努力补上去，而且坚持学期最后一天去学校拿成绩单，收拾她的柜子。所以，我们安排把她的成绩单送到主任室。其他学生陆续到校之前，我帮她收拾了柜子，然后去取了成绩单。回家的路上，她迫不急待地想在车里打开成绩单。这对她就象是五月的圣诞节。我叫她

等回到家后再开，这样她可以在 NANA 和我面前一份一份地打开。她大声念着每个科目、得分。当克莉斯蒂念完所有成绩单后，发现全部是 A。她是那么地兴奋。我相信她不知道 NANA 和我为什么哭（就象我现在忍不住的眼泪）。如今，我终于明白这是主的恩典叫克莉斯蒂去上学。我相信克莉斯蒂特殊的爱也感动了老师们。籍此，我要感谢每一位老师，感谢他们为克莉斯蒂倾注的爱，并且仍在继续不断地爱着无数的学生们。这本书的部分收入将奉献给他们。愿他们永远铭记用爱心去感动，而且这爱只有籍着主恩才变得有力。请慷慨地去爱。

一九八四年圣诞节对我们家很难忘（尽管太少）。克莉斯蒂任何时候都喜欢礼物，但圣诞节对她尤其特别，令她心情愉快，容光焕发。她几乎等不到礼物放到圣诞树下。只要礼物一到树下，她就马上跑过去把它们分开摆放，每人一堆。我还记得有一两次你爸爸逗她，把她摆好的礼物又混起来。（我相信现在你已熟知他的把戏了）。参与能让她对礼物本身一样开心。不管礼物贵贱大小都能叫她兴奋不已，快乐得难以置信。非常奇怪，你爸爸却从来不会，除了这个圣诞节。

NANA 和我决定在你爸爸拿到驾照后暂时不让他有自己的车。在经济上，不象我们的父母，我们可以很轻松地给他买辆车。他一直在兼职作工，也完全可以接着支付期款。尽管他大多数朋友都有了自己的车，他从来没有埋怨过，从来没有。我们知道克莉斯蒂到十六岁时，我们会买车给她。我们也知道你爸爸第二年秋天进了大学也会买车。我们总是尽量在关心的程度和家务的分配上公平地对待你爸爸和克莉斯蒂，如果说克莉斯蒂从来不需要洗狗盆，你爸爸则从来不用叠衣服。但在又湿又冷的天里，当你爸爸一铲一铲把狗屎装进湿湿的袋子，有时装得太满袋子又会裂开时，我想他一定不会认为这是公平。

这年圣诞节，我们要给你爸爸一个惊喜，克莉斯蒂帮着策划。她那天的表演简直可以获奥斯卡奖。你看，别人的惊喜也会叫她兴奋不已。那个圣诞她没有让你爸爸发现任何迹象。圣诞前夜，我们从教堂回家，我说车房门坏了，我们得从前门进去。睡觉前，我架好了摄像机。第二天早上，和往常一样，我们开始开礼物。我把摄像机打开让它走着。克莉斯蒂照样负责把礼物分开，象她原来摆放的一样。她把礼物一个一个递给大家，（NANA 第一个，然后是我，最后是你爸爸，接着再来……）。摄像机录下了整个早晨。你爸爸只收到一两件衬衫和一个篮球。哪天看那带录像时，你可以看到你爸爸越来越用力地（或许是生气）拍着那只篮球，看着我们一个接一个地开礼物。（那一年我们都有很多礼物）。当我叫他到车房里拿只垃圾袋我们好收拾包装和纸盒时，注意他的表情，然后仔细听着接下来的声音。是你爸爸开了车房门后的哭声。我们带着摄像机到门口，录下了他钻进崭新的 CAMARO 车里。（我们在教堂时，一个朋友把车开进车房，并在车顶挂了一条大大的红色彩带）。你会看到他坐在方向盘后哭着。我们都哭了。

我们知道克莉斯蒂上高中时需要一辆车，这车要为她特别改装。克莉斯蒂不能带安全带，不是带不了，而是万一有意外，安全带最有可能刺进她的肝脾致命。她也需要把刹车和油门接长才能踩到。所以她不可能象你爸爸一样开家里的车。再过一

年克莉斯蒂就要十六岁了，我们决定趁你爸爸还在高中时也给他买辆车（多数为了公平）。看着你爸爸的表情，我将永远珍藏这个记忆。坐在盖满红色彩带的方向盘后面，读着我们给他留在车里的信，眼泪顺着脸颊一滴滴急急地象小溪似的掉在正在从挡风玻璃上滑下的彩带上。（哪天问你爸爸是否还留着那封信，我打赌他留着，除非是在 NANA 那里。）很快，你爸爸就带着克莉斯蒂开车出去了，我和 NANA 清理。那一天以及之前为这准备的喜悦和兴奋充满了克莉斯蒂；这喜悦对 NANA 和我也将非常特别。克莉斯蒂和我去买车，参与策划这个惊喜的每个细节。即使是她的车，都不可能叫她这么高兴。

一月带来我们最可怕的恶梦的开始。NANA 带克莉斯蒂去医生那里例行检查，通常是取些血样，克莉斯蒂很不喜欢。当医生听她的心脏时，起先看上去是有些担心，继而是满脸诧异。七年来，这位医生每年给克莉斯蒂检查三次，每次的检查结果都送去尼德勒医生和他的同事那儿观察并记录克莉斯蒂的 NEIMAN-PICK 病情。还记得吗，我们起初被告知她只能活三到五年。现在她已经 15 岁了。大多数在研究 NEIMAN-PICK 的医生都不相信她的病例。给她作过检查的医生都很难相信他们所见到的。记得有个医生从丹佛飞到芝加哥看克莉斯蒂，因为他看着病例无法相信她那么正常。克莉斯蒂那时快八岁了，她一定觉得那位医生很傻，叫她背字母，走直线，对她轻而易举，令医生非常吃惊。那位医生所知道的象她这么大患有 NEIMAN-PICK 的孩子在思考和回答问题的运动神经方面都严重受阻。他们最简单的思考能力因脑肿受到限制。

NEIMAN-PICK 是这种病的名字，我的理解是它阻碍体内糖分分解（部分或全部，我不肯定），并把它吸收，积在体内的某个部分。克莉斯蒂的是积在肝脾内，有些孩子的去了大脑。医生告诉我们，这种疾病象癌症一样本身不是杀手，而是从各方面削弱身体素质，导致其他疾病造成死亡。莱瑞死于毒血症，和姐姐一样，除肝脾以外，他体内其它地方都没有糖分存积。

医生告诉 NANA 克莉斯蒂的心脏充血衰竭，她只有三个月的生命了，并说我们应该让她离开学校，因为她会逐渐变得非常虚弱，不能再去上学。那天早上他还对 NANA 说了些什么都已经不再重要或者我已经忘记了。他讲了这些之后，其他都没什么了。我正在加利福尼亚出差，接到 NANA 的电话，以最快的速度赶回家。一路上，我想着没有我在她身边，NANA 一个人怎样面对医生的话。我无法想象，但籍着主恩，她竟然可以带着克莉斯蒂从卓灵开车回家。一到家，我们就打电话给尼德勒医生。他不相信我们说的，因为他从来没听说过患的 NEIMAN-PICK 的孩子会心脏充血衰竭。第二天，他安排我们卓灵的医生作一些检查，包括心电图。检查作完后，确诊克莉斯蒂心脏充血衰竭。他或任何人都没办法阻止这病要夺走克莉斯蒂的生命。

你爸爸十四岁时，我第一次带他去沃明打猎。路上，我告诉他妹妹患有 NEIMAN-PICK。我尽量向他解释是怎么一回事。我不记得具体怎么讲的，我讲了弟弟的死因、克莉斯蒂的现状和她为什么有特殊肚子。但我永远忘不了我告诉

了他这件事。有两件事我一直在想究竟应该怎样说，这是其中的一件。（另外一件我很快就会讲到。）唯一的安慰就是我知道一直支持我们的主恩也支持着你爸爸，给他力量去听、去接受这件事，并赐给他智慧去面对妹妹患有和已去世的弟弟同样的病。

我们没有告诉你爸爸克莉斯蒂心脏衰竭的事，也没有让她退学。我告诉了我们的妈妈和少数同事。接下来的四个月，我们在一起尽可能正常地生活，在克莉斯蒂看不到我们的时候不停地流泪、祈祷。这几个月，我很少去上班，停止出差。我非常感激礼恩派的同事为我提供的时间、空间和 NANA 一起陪着克莉斯蒂，面对就要来临的。

三月来了，又去了。四月，我和 NANA 开始相信克莉斯蒂将又一次证明医生们错了，但很快我们就发现是我们错了。从五月一号开始，克莉斯蒂变得虚弱起来，不能再去学校，但她还是坚持做她的作业。九年毕业升高中对她太重要了。她完成了所有的--每一门可恶的功课。我写到这些，不由得对自己怒气纵生，我能够也应该阻止她费神去学习这些东西。但主恩没有让我这么做，上帝比我更知道完成九年毕业对克莉斯蒂多么重要。

前面讲过，我们从来不叫老师们给她特殊待遇。学期最后一天，克莉斯蒂想亲自去取成绩单，收拾寄物柜。我们提早到了学校，避开人群。克莉斯蒂不在意她腿上绑满了绷带，吸收不断渗出来的虚汗，或是病得多么虚弱。她想清理好寄物柜拿到成绩单后看看九月份是否可以升入十年级。我相信那个时候镇上凡是认识克莉斯蒂的人都知道她当时的情况了。我多么希望所有的老师们和一直以来爱着克莉斯蒂的人们都能分享到当时她打开成绩单的喜悦和重获的力量。

克莉斯蒂喜欢呆在水里，特殊肚子就不会有妨碍。她可以在游泳池里一呆几个小时。我们区里的游泳池到五月才开放，但杰姆和琼·亨特把他们的私人游泳池提供给我们。他们说我们随时都可以用，所以我们几乎天天去。有时呆几分钟，有时呆几个小时，要看克莉斯蒂的感觉。如果他们在家，从来不让我们知道，并不是因为不想看到我们，而是知道我们的时间多么宝贵，让我们一家单独在一起，多争取一些时间。克莉斯蒂全天上氧气之前，我们在轮椅上绑一个氧气瓶，NANA 和我几乎天天推着轮椅带克莉斯蒂走过三个街区到亨特家的游泳池。尽管很虚弱，她总是不想离开水里。为杰姆和琼的奉献之恩，我奉上万分感谢。

尽管有主的恩惠，我在外面见到轮椅上的小孩还是忍不住要流泪。确实轮椅给了一些人方便，但我恨它让我想起推着坐在轮椅上克莉斯蒂的痛苦。

六月的第二周，我们教会里来了新的牧师。我相信这是要离开的牧师交待新来牧师的普通程序，交待会众里有些什么事。到迦太基的第一天，他就拜访了我们家。他对 NANA 和我说的第一件事是“让我们一起祷告”。杰·普朗温斯那天给我们带来了极大的平安。以后的三个星期里，我们每天都一起祷告。我真后悔没有叫你爸爸

参加这些祷告， 虽然我们也为他向主求赐力量。

最后一个月，克莉斯蒂有时会睡上四五个小时，有时整晚醒着。我们不想让她醒着的任何时候一个人呆着，所以在她和我们的房间里装了呼叫器，告诉她一醒了就叫我们。这些时候我们就玩扑克游戏，叫“SMOKEM”。克莉斯蒂总是赢。不是我让她，是她真的做到.....小小主恩。有一晚，我想一定要赢，我把四个王牌藏在我的枕头下面。这个游戏里，如果你有两到三个王牌，就非常厉害。我不仅保证四个王牌都在我手上，而且准备好随时可以取到。想象一下你骗自己的女儿。诺亚，你知道那晚我学到了什么？我学到神的仁慈是无法超越的。她又赢了。之后，我告诉她我的把戏，我们俩都笑了。我很高兴那晚带给我们的快乐，每次想到它我都会含着泪笑。克莉斯蒂有一天晚上两点钟按铃问我想不想玩牌。我总是说：“想”。但是，自从上回骗局之后，每次开始之前，她都要数好王牌。数的时候笑着，我也忍不住笑。诺亚，我如何爱你，任何事都为你好，但我不能保证我们以后玩游戏时不作骗局，特别是能让我们象那个晚上一样地笑并带给你回忆。但是，我保证做完之后会坦白，就象那晚对克莉斯蒂一样。

整整一个月，我相信我工作不到五个小时。我永远感激哈里，费利克斯，杜恩和亨利。他们从来不问，我也从来不用解释。他们以及我所有的同事们永远不会知道他们默默地支持对我意味多么深远--从前到现在。我也将永远记得戴比·礼格特(DEBBIE LEGGETT)为我所做的一切。她象一队千军万马保护着我。处处是主恩。

七月一日早上，克莉斯蒂在床上躺着，给她擦过后背后我走进厨房告诉 NANA 和你爸爸，克莉斯蒂今天要去了。我说不出我怎么知道的，只是直觉告诉我。我相信那是第一次我告诉你爸爸克莉斯蒂的病有多重。我希望你爸爸原谅我没有及早告诉他。NANA 和我就要看着我们第二个孩子离开。他要眼看着妹妹去了，有一天就只剩他自己。你爸爸那时只有十七岁。主对他的恩典盖过了我麻木的感觉。我回到克莉斯蒂的房间，为她换了腿上的绷带。然后叫你爸爸进去和妹妹呆到足够的时间。我希望听到他们彼此都说了什么，为此我愿放弃任何东西。

在他们独处的时候，我走出后门平台，仰望上天，呼喊上帝，叫着他所有我能想到的名字。我怒火纵烧，一定要击打什么东西或什么人，就象十一年前对小狗一样。如果上帝那一刻出现，我相信我也会杀了他。NANA 走出平台，一个字没说走向我。怎样的勇气！她知道我失控时会是什么样子，而那一刻我完全没了头脑，只有上帝能找到我。他教 NANA 这么做。NANA 走近我，握住我的双手，深深地看进我满是泪水的眼里说：“不是我愿，你的旨意会被实现”。似曾相识的一种平安只有通过 NANA 的双手传递，战胜了怒火，充满了我。我知道了上帝实实在在与我同在。他的力量将支持我们，让我们一起面对那一天。克莉斯蒂最好的朋友莘迪来看她。莘迪离开后，NANA 和我与克莉斯蒂度过最后的两小时。她去的时候我们都在她的房里。我总是后悔告诉了她她要去了。（这是第二件事我希望从来没有说过）。她一定很害怕。我犯了太多的错，但主恩却一直允许我把错交在基

督手里然后继续往前， 尽管这错跟他无关。 他现在为我背负着这些。 克莉斯蒂最后说的话是：“帮帮我”。 直到此刻， 我都认为她是对 NANA 和我说的。 主恩却对我的心说她不是对我们， 而是对耶稣讲。

克莉斯蒂去世的第二天， 在主的恩典里， 杰·普朗温斯劝我设立克莉斯蒂·玛丽亚·韦尔斯奖学金。 克莉斯蒂一直想作老师。 朋友们都到家里来想安慰我们。 爱的关切到处都是， 而我却不想被触及。

亨利和当莉斯·格林格尔带来一本书（先给 NANA）， 叫《TRACKS OF A FELLOW STRUGGLER》。 这本书给了 NANA 很大的安慰。（我想她在我们飞去基诺沙葬礼时看了三遍。）

我一个人坐在厨房的柜台边， NANA 和我们的客人在、后小客厅里。 杰走过来问我三次， 大家想做点什么纪念克莉斯蒂， 每次都被我拒绝了。 当他说到奖学金时， 爱的感动使我看到克莉斯蒂的爱可以继续不断地传给别人， 直到永远。 这就是为什么我一听到电影“泰坦尼克号”的主题歌时心里总是充满了泪水和喜悦。 克莉斯蒂的心将继续不断， 直到永远。

克莉斯蒂去世前的两个月我就为她选好了棺材.....一只漂亮的纯白色的。 她去了之后， NANA、 你爸爸和我带她到葬礼馆， 穿着她最喜欢的白色长裙。 到了基诺沙墓地， NANA、 你爸爸和我打开棺盖看克莉斯蒂最后一眼。 我们站起来时， NANA 打开她的钱包， 取出十三年前那个礼拜天她从非神职人员见证会得到的十字架， 递给我， 放在克莉斯蒂的手里， 关上了棺盖。

克莉斯蒂埋在基诺沙， 在弟弟莱瑞墓的一边。 NANA 和我的墓将挨着他们。 如果有一天你到了那里， 会看到三个墓碑相应。 莱瑞的写着：“我们的婴儿。” 克莉斯蒂的写着：“我们的女儿。” 我们的写着：“现在我们会知道为什么。”

第九章 艾迪(EDDIE)

哥林多后书 9 章 8 节：“上帝能将各样的恩惠多多地加给你们。”

我们住在基诺沙时，有一天我吃完午饭后走回办公室。经过医院的停车场，看到一个人爬在车里的方向盘上。我敲了敲他的窗户，问他是不是不舒服。那人一动不动。起先，我以为他死了。过了一会儿，他抬起头来说：“我太太病了，我却帮不了她”。我们一起走了一会儿，确信他好些了，然后我回去上班。

那是我记忆中最深刻友谊之一的开始。再见到艾迪·查尼克时，是在韦尔斯公司。他来给他的铺子买一台保养得很好的多轴机。接下来的几个月，我们经常在韦尔斯公司见面。他做承包工作，并为我们找分包商。我们工厂当时非常忙，所有的员工每星期都要工作五十到六十个小时，还完成不了订单。随后的五、六年里，他经常到公司来看我。（他从来不打电话，说来就来。）不管多么忙，或有多少事等着要做，主爱总会给我们制造点时间在一起。我们有时一起吃午饭，他给我讲他的生活。我被这些活生生的故事以及他讲述故事的能力深深地吸引着、激励着。我觉得像是活在他的故事里，学习着他的生活经验。这些故事里充满了承诺和希望。艾迪从来不知道“向下”，只有“向上”。他的杯子从来不是有一半空着，而总是有一半满了。

艾迪（你爸爸和克莉斯蒂都这么叫他）曾经说过他和日历一样老。他出生在奥地利，一九零九年移民美国。我们相处越久，就越喜欢并彼此热爱。一天，他的太太玛丽不在家，我约他到家里吃晚饭。克莉斯蒂和艾迪“一见钟情”。他不知道克莉斯蒂有 NEIMAN-PICK。他们象两个孩子一样一直玩到吃饭时间。NANA 喜欢他，因为克莉斯蒂很快接受了他。他和你爸爸、克莉斯蒂在一起时，他俩是他唯一的焦点，不是电视，也不是我和 NANA。艾迪知道什么最重要。几年来，对你爸爸和克莉斯蒂，他就象从来没见过的爷爷。继续讲下去之前，我想说，看着他和孩子们一起玩的时候，我学到了很多如何作你的爷爷，诺亚。

太太去世后，艾迪悲伤极了。他有四个孩子，三个住得离他家不到十英里。我知道他很孤独，尽管他从来没有说起。他和太太从来没有参加过象我所熟知的教会生活。在他的家里，孩子们在卧室里分着他太太的战争券和其他东西，我听他讲完了四十年来的婚姻。之后我问他信不信上帝。我想他是第一个被我这么问到这个问题的，或许因为我问得唐突尴尬，他避开讲起了别的事。

现在他孤身一人，我请他来家里的次数越来越频繁。我们彼此成了各自生活中的一部分，互相作伴，别无所求。一九七二年或七三年时，我们邀请他参加教会。开始的时候，他觉得不自在，但很快就融入其中，并成为其他教会成员生活中的一部分。我还记得有好几个下午，在迪克考家团聚，他们，不是我们，邀请艾迪一起。作礼拜时，他总是坐在克莉斯蒂旁边，认真听布道的每一个字。有时，作

完礼拜吃午饭时我们会讨论布道的内容。我们搬家之前，艾迪所有的假日都和我们在一起。我不认为他的孩子们会在意，虽然我希望他们会。

一九七四年，就在感恩节前，我们搬到迦太基。我相信那一年的感恩节或圣诞是克莉斯蒂去世之前他唯一没有和我们在一起的。你看我们的家庭录象时，会很快认出艾迪。留心看他眼中的爱和智慧，不要在意他掉了几颗门牙，或是没刮胡子。

NANA 象是艾迪的女儿。她总是喜欢花些时间给他买些漂亮的衣服作圣诞或生日礼物。我想这些是他一年里仅有的新衣服。NANA 非常照顾他的甜牙齿，经常给他做些甜点和喜欢的饭菜。有一年，NANA 送给他一块匾，上面写着：“绊脚石和铺路石的唯一区别是你怎样用它”。艾迪去世后，我问他的孩子们是否可以把那匾要回，非常感激他们同意了。叫 NANA 拿那块匾给你看，还有那个圣诞节我们在一起的相片。我祈祷 NANA 和我离开后你爸爸会把他们全部收藏。

我们请艾迪搬到迦太基来。分离对他、对我们都很难过。我们都非常想念他和他带给我们的一切。很惋惜，他决定呆在基诺沙。可能他想我们要撮合他和 NANA 的妈妈。至少，我们会开他们的玩笑。我相信真正的原因是他不想成为负担。他每年会来迦太基呆四到八个星期。我去基诺沙时一定会看他，很多时候住在他家里。那是另外一个故事，以后告诉你。

艾迪，象 LALA 和 NANA 一样，用他爱 NANA、我、你爸爸和克莉斯蒂的方式教我怎样无私地去爱。我从来没见过艾迪抽烟、喝酒、讲粗话或撒谎。他是我所认识的最有智慧的人，无可比拟地聪明。从他的外表和生活方式看不出一点成功（破旧的车里堆满了乱七八糟的东西，家里到处都是老旧的机器和叉车）。他去世时，在他名下大概只有不到一万美元，但是我认为他是我认识的人中最富有、最成功的人之一。他说他曾四次成为百万富翁，但每次都统统尽失。艾迪说他有生之年作过一百多个工作，最后离开“去看剩下的一幕”。他给我讲了大部分的工作、搬家以及许多次重新开始。

有一次，我们要去底特律给克莉斯蒂作每年一次的例行检查，邀请艾迪和我们同去。在那儿，我们参观了亨利福特博物馆和格林菲尔德庄园。我等不及也带你去看看，我们去的时候，我将尽量复述艾迪那天讲给我的故事。他所生活的时代有无数技术变革，大多数都成为艺术陈列在福特博物馆。第二天，我不得不给艾迪租辆轮椅。他头一天累坏了，但还是不影响他讲故事。我们轮流推着艾迪走完格林菲尔德庄园。

一九八八年艾迪去世。自从克莉斯蒂离去后他不再象从前。克莉斯蒂出殡时，他也在。我想他的许多东西那天和克莉斯蒂一起埋葬了。以后三年，艾迪记性越来越差，但他的思想非常敏锐地知道这一切。这令他非常烦恼。他没有再来迦太基，但我到他家里住过几次。有时我睡在沙发上，有时他睡沙发，把床让给我。

他的孩子们请我在葬礼上讲话时，我从来没有觉得和艾迪这么近。没有牧师，只有

我和艾迪说再见。我告诉他的孩子们和很少的几个参加葬礼的朋友，我相信艾迪是一个真正的基督教徒、主的仆人。他没有正式被称为基督徒让每个人都知道.....但他却活出了基督的样子。他的爱在与我们全家以及其他一起度过的时间里讲述了一个基督徒的篇章。对无知的眼睛，他的外表就象他言行中温柔的爱，令他们不屑一顾的。我所以能如此更好地爱你和其他人，是因为艾迪用他的方式和样子教我去爱，就象 LALA 一样，对任何事、任何人都应从好的一面来看。

第十章 你的爸爸妈妈

彼得前书 1 章 13 节：“专心盼望耶稣基督显现的时候带给你们的恩。”

在所有这些 NANA 和我所领受的被爱感动的故事中，如果没有你爸爸、妈妈的爱就不会成为一个完整的故事。

他们的故事将由他们讲给你(或者还有你的弟弟或妹妹们)。我不是要代他们讲故事，那是他们要做的。

首先，我想说如果上帝允许我选一个儿子，并选择他怎样成长、学习、作一个真正的男子汉，我不会比上帝做得更好。我为他如此骄傲，无法用言语形容。是的，有些时候(或者更多时候)我待他却不是那样。那是怎样的感动呢？上帝，为什么我会那样对待我最爱的人？其他人也是如此吗？我们都应该懂得更多。原谅我，勇气。

你爸爸高中毕业时我写给他一封信。如果他还留着，向他要来看看。如果那信不在了，或许他还能记得并告诉你信的内容。我祈祷那封信对他象对我一样的意味深重。第二年，他大二开学返校时我送给他一本书《三百六十五天圣经》。看着他的车子开出去，我祈祷他会在这些页篇中发现耶稣基督。大一一年里他有一些疑问。谁能责怪他呢？想想他失去的，看看父母悲伤的样子，叫他不得不怀疑是否有上帝存在。我曾担心过，但 NANA 却丝毫没有，我不大肯定，直到和 NANA 看了电影《RAIDERS OF THE LOST ARK》。电影演至尾声，主角人物必须在众多的圣餐杯中选出耶稣在最后的晚餐上用过的杯才能得以存生。他终于选了，情景和音乐一同渲染。选中了，得救了。NANA 对着我耳语，我开始流泪。从那一刻，我不知道电影是怎样结束的。我有那个录像带，哪天我们可以从头至尾一起看。NANA 和你爸爸一个星期前看了那部电影，当电影里的主角对着杯子一个一个看过去时，你爸爸已经说出了那一个。而我，完全忽略了那杯子的特点。你爸爸很快就看出两者的关联。他选中的那个是最简单的.....必是耶稣基督选的一个。他的心和基督在一起。

我不知道他是否曾经读完《三百六十五天圣经》，但我确信基督在他的生活中，并在他里面作着工(你妈妈也是一样，而且我相信她的生活有许多基督的模样)。看着你圣诞晚餐祷告，对耶稣唱“生日快乐”，我知道他活在你们家庭的中心。

诺亚，我讲过在我的成长中曾怎样向我的妈妈、爸爸、兄弟、姊妹以及许多朋友撒谎。令人感动的是我相信 NANA 的爱使你爸爸和克莉斯蒂都没有遗传我的撒谎基因(如果存在的话)。你爸爸十二岁、克莉斯蒂十岁时，一天晚上我和 NANA 坐下来和他们讲并达成这样一个协议：“我们要你们俩个任何时候都要讲真话，不论什么后果”。你爸爸有许多令我骄傲的地方，比如，成为童子军精英、篮板球最高

得分手、读完大学、拿到工商硕士管理学位.....， 但最让我骄傲的记忆是他在学校做了错事后走出来承认了。他接受了处分，包括不能参加课外活动。那件事，有十三到十五个男孩参与，但只有你爸爸被问起时敢于认错。我非常高兴我们和你爸爸、克莉斯蒂达成的协议。我和 NANA 不一定总是喜欢所听到的事，但我们知道的总是事实真相。（那件事的许多情节，希望有一天你爸爸会讲给你听。）当你为人父母知道孩子们对你说的是实话时，这是一种难以置信的安慰。我多么希望我的父母曾经有过这种安慰。真实的感动是莫大的感动。

你妈妈第一次和你爸爸走进我们家时，恰好在一九九二年的感恩节前，我觉得上帝又送回一个女儿给我。我不需要跟你讲她的事或是告诉你有这样的妈妈是多么幸运。当你能读这本书时，你对妈妈的了解早已远远胜过我用文字写下来的。我想说的是你妈妈所领受的福是她特有的爱的感动。看着她抱着你、教你、甚至对她的诺亚说“不”时，她身上每一方寸都倾注着爱。主赐给她的恩典是母爱的感动。以我的所见，在她的爱里，她和 NANA 一样优秀。是的，她们都有自己不同的养育方式，是上帝要她们这么做的。

你妈妈送给我许多最令我激动的礼物，比如，〈〈WHEN THE LAST ACORN IS FOUND〉〉、每年挂在圣诞树下的圣诞钉。我珍爱这些礼物如同你爸爸和克莉斯蒂的圣诞卡。事实上，我觉得这两样礼物给我如此多的祝福，我也把它们送给许多朋友。你妈妈的爱也感动了许多人。为她，我常常觉得对上帝感激不够。感谢你，天父。

第十一章 主爱絮语

维拉(VERA)

希伯来书 4 章 16 节：“坦然无惧走到施恩宝座前， 为要蒙恩， 作随时的帮助。”

生命中有了维拉， 任何人都是蒙恩的。 我知道我已深蒙此恩， 尽管我对主和维拉的感谢不够。 NANA 拥有我的心， 我向她许诺直到死把我们分开。 维拉在我的心中也占有特殊的一角， 是保留给你最好朋友的--可以和你分享一切， 并且你知道他们不论怎样都会一如既往地爱你。 象维拉、 艾迪和耶稣这样的朋友， 他们知道你是何等的人， 却仍然爱你， 并且总是努力帮助你达成你能够成为的样子。

作为朋友， 维拉一直在帮助我充分发挥我生命的潜力。 十三年来， 她带给我许许多多， 包括一个朋友；

- 灵里的导师， 总是激发我从不同的角度认识基督。
- 谈话的对象， 愿意听与答， 多数时候明知道答案不是我想要的。
- 多做少取， 做了无数漂亮的工作， 却只取少数应得的荣誉。
- 让我得到远远大于我应得的一份。
- 随时预备给予她的时间、 支持和理解。
- 愿意做我不想做的事（有时是我做不到的）。
- 愿意相信我， 在她需要找人说话或依靠时。

当我的秘书戴比·礼格特决定留在家里带小孩不再继续上班时， 我花了好几年的功夫要找一个得力的助手。 维拉走进我的办公室时， 我正准备着另一个面试； 我们的办公室经理简给我们作了介绍， 她称维拉是“满意太太”， 想叫我见见她。 我并不擅长面试， 不知道问什么问题。 维拉衣着很职业， 非常自信地向我伸出手说：“你好， 我叫维拉”。 接着我就知道这份工作一定要给她了， 但我得问一个问题， 就是“你认为作私人的事怎么样？” 她回答说：“行， 只要你不是吃人妖魔。” 我问什么吃人妖魔。 她说：“是一个!\$#@###.”。 我说：“你被录用了”。 她上班的第一天， 我们去了银行在我们所有的帐户签字卡上加了她的名字。 之后， 我从来没有看过一次银行报表、 也没有检查过她的工作， 或为我给她的信任而失望过。 那是主爱的开始和继续。

我和维拉， 大部分是她在付出。 如果她愿意， 她的故事要由她讲给你听。 我说过， 她总是努力让我得到超出我应得的荣誉。 比如， 克莉斯蒂去世后《TRACKS OF A FELLOW STUGGLER》那本书给了我和 NANA 极大的安慰， 我们大概送出了一百本左右。 那本书绝版印刷的时候， 维拉知道能赠送这本书给那些为痛苦而挣扎的人们对我们非常重要。 她取得了作者的允许， 拿着我们剩下的最后一本把它输入电脑， 这样我可以继续把这故事送出， 安慰为爱受苦的人们。 她的爱心.....不仅仅给我，

也给那些她从未相识的受伤的人们带去了感动。

莱瑞·何耿斯 (LARRY HIGGINS)

约翰福音 1 章 16 节：“从他丰满的恩惠里，我们都领受了，而且恩上加恩。”

诺亚，莱瑞是特殊的主爱，就象约翰·克莱恩和以斯曼一样，是我生命的及时雨。记得我说过上帝的时间总是恰到好处的，不是巧合，只因他热爱我们这些生命……是“上帝的巧作。”

一九六三年或六四年，我第一次见莱瑞。那时我怎么也想不到八年后我们会以他命我们的第三个孩子。凌晨四点，床边的窗户上碎石击打的声音把我惊醒。（是树枝砸过的同一面窗户）。你可以想象那声音给了我多大的惊吓。我向窗外看去，原来是我的父亲和另外一个人在扔石头，不是又来风暴。他们看我醒了，大声叫到：“你能弄些早餐给我们吗？”我让他们进了前厅，很显然，他们整晚没睡，这个时候想吃点东西后去打一圈高尔夫球。把我介绍给莱瑞之后，父亲说他在密苏里迦太基市的 STEADLEY 公司工作，是韦尔斯公司的一个好客户。我给他们弄了早餐，看着他们在晨光中开球，开着车出去之后，我希望他们的车坏在最远最远的地方，让他们扛着球具回来。

再见到莱瑞时，我正在韦尔斯公司坐在一台钻床后面上班。有人踢我的椅子，我正要转身看看是谁，莱瑞说：“我永远不想再看到你坐在这钻床边上工作”。我已经在韦尔斯公司工作了一段时间，知道一点点莱瑞工作的公司。也听人讲起过他，有点传奇。和莱瑞的头两次见面都是叫我醒，但我仍看不出传奇……

以后三年，我参与了几个试验，也作了些服务项目，有很多时间是和莱瑞一起，学到了很多。莱瑞是很容易被人喜欢和爱戴的，却是个很难理解和预见的人。我不会花很多时间讲“莱瑞”的故事，实在太多了，但我要讲一个使我永远爱他的故事。希望你也有一个“莱瑞”去爱你、引导你，就象他对我一样。

我们的儿子莱瑞去世时，莱瑞和他的太太给了我们极大的安慰。我开始给礼恩派工作，莱瑞仍在继续帮助我。我非常感激他给予的无私的爱。我永远爱他、想念他，无论是在生活中或工作上。莱瑞最珍贵的爱之一是他要跟着 OZARK 航空公司护送克莉斯蒂的灵柩安全地从卓灵运到 MILWAUKEE。他随机订了位，只是为了要确保在圣路易斯转机时她的遗体被恰当地搬运。他安排参加葬礼的人们都来接飞机，让克莉斯蒂准时到达墓地。尽管我当时没有感谢他，但我想告诉每一个人，这种无私的慈爱代表着是怎样的友情……帮助一个人的特别的需要，而且这种需要只有由他们才能实现……无论是什么。我们每个人时不时地都需要帮助。作为朋友，在没有被要求之下，主动去帮助你，不论代价高低，这是所有生命、爱和友谊的价值所在。

我爱你莱瑞。请相信，我将把你所给我的爱传递下去。谢谢你！

KATHY

以弗所书 2 章 8 节：“你们得救是本乎恩，也因着信；这并不是出于自己，乃是上帝所赐的。”

一九九六年冬天，我和 PHILIP 到三几个月前我们刚刚租好的上海新工厂，第一次见到 KATHY，她是当时唯一的员工。PHILIP 给我们作了介绍，就去见律师了，说好晚饭时才碰头。KATHY 作我的向导和翻译。就在 PHILIP 刚刚离开，我发现 KATHY 对上海和我一样的陌生。那是十二月份，天很冷很冷。我里外穿着厚厚的真丝长裤，夹里风衣，带着手套。我在工厂的前前后后察看了很长的时间，不仅计划和梦想我们的工厂将来，也设想着我们公司能为中国做些什么，中国又会带给我们什么。实在冷得受不了，我回到将要作为办公室的房间里。这屋里几乎和外面一样冷，开着一个小小的取暖器，和不开没有什么两样。空荡荡的房间没有暖气，四壁裸露的石灰墙上有两个电源插座。其中的一个插着热水瓶和那只小小的取暖器，另外一个插着电脑。（多么大的科技反差！）KATHY 正在喝着一些汤，一定是用取暖器热的。她给我沏了杯茶，我在取暖器就近的一只纸箱上坐下来，没有脱掉风衣和手套。KATHY 喝完之后，我和她聊了一会儿。

“你在礼恩派工作多久了？”她说四、五个月了。后来我问起她是怎样来礼恩派的。她说她的父亲在内蒙古有一家小型的家具厂，一年前的一次展览会上认识了 PHILIP，希望女儿能到一家美国公司工作。当时，我们的公司在北京。她到北京面试并被录用，随后搬到了北京。不久，公司决定迁往上海。KATHY 随之又搬去上海。我想，是什么样的勇气让她一次又一次投入陌生的城市。这对任何人都不是件容易的事，而在中国，却是一种难以形容的挑战。想想看，在一个上千万人口的城市，没有一个熟人，首先要找房子安置，再找上班乘的公共汽车（KATHY 和大多数中国人一样没有车，但这没关系，因为她不会开车。）短短时间里连续两次搬迁。怎样的勇气、力量和信心才能克服如此的困难！

KATHY 叫了辆出租车，我们向市区去。路过她的公寓时，得回去拿一些东西，车子开进一条满是垃圾的小路（这路以前可能是铺过的，但现在已是满面坑坑洼洼，积满了垃圾）。我不禁想像如果克莉斯蒂还在，象这样开始她的生涯……，她应该和 KATHY 同龄。这个小区里，放眼看去都是十五层的住宅楼，没有粉刷，每层楼面大约都有十套住房，每套住房有一个内嵌的阳台，用锈迹斑斑、满是灰尘的铁栏杆围着。最让我迷惑不解的是即使顶楼的阳台也是如此。我想，哪怕是再不要命的小偷也不敢爬那么高，就是他敢，我也怀疑那上面有什么东西值得去偷。KATHY 住在这里，我觉得不好。

天很冷，路上寥寥行人，看上去都在匆匆地赶路，没有时间也没有心思多管闲事。等着 KATHY 的功夫，我决定下车四处看看。不想，我的出现大大惊动了外面那仅有的几个行人。我大概是这小巷上出现的仅有的西方人吧。我边走边看每户对着

小巷的一页小窗（另一面仅有的窗户在阳台上）。阳台的窗户里放着一些花草、几根悬吊的竹杆上挂着洗过的衣服和一些杂七杂八的东西。透过窗户，我看到家家都只点着一盏光秃秃的灯泡，家具很少，有的甚至没有。里墙看上去和外面一样，没有粉刷。我大概走出百码左右，KATHY从楼上下来，问我是否可以走了。回到车上时，我意识到在我里面的那个小小的声音---圣灵继续了我们下面大约一小时的对话。

我问 KATHY 她的父亲是否知道她住在这样的地方。她说“不知道”，没有一点犹豫。她说她撒谎告诉父母她的新居完全不同于引此。她不想让他们担心或叫他们寄钱来，因为他们的钱也很紧。什么样的勇气！既没有钱又没有朋友，却又这么无私地拒绝伸手向一千两百万人中唯一能够并且会毫无保留的为她给予的两个人。上车后，我想都是说谎，但我对父母撒的谎和 KATHY 的简直是天壤之别。又想到若是克莉斯蒂生活在这样的环境，我的眼泪几乎要掉出来。我问 KATHY 住在这里是否觉得安全。一听到她说“不”，我叫她当天就搬走，第二天再来收拾东西。我决定安排她当晚住进我们工厂附近的一家酒店。她拒绝了我的“提议”，但这不是提议，是别无选择。我坚持让司机带我们到那家酒店，告诉 KATHY 我和 PHILIP 当天早上看了那里的公寓，准备叫我们的工程师来中国培训员工时住。我为 KATHY 租了一个小套间.....，带卫生间，并安排我们广州来的工程师 SUNNY 第二天帮 KATHY 搬东西。

再回到车上时，我问 KATHY 她的名字怎么取的。她说大部分中国人的英语名字都是英语老师给的。听到 KATHY 讲她原是在一间象似有外国传教士的学校里学习英语，我里面的那个小小的声音催促着我问她是否认识耶稣基督的。我永远也忘不了她的回答：“理论上知道，但心里没有感觉”。没有问她是否想多认识一些，我从提包里拿出一本《新约》，基督里弟兄 BRUCE VAUHN 送我的那本，我（我们—圣灵和我）带着她看了几处基督的故事，叫她晚上回去再读。我告诉她以后我们还可以谈更多，并愿意解答她的任何疑问。

剩下的时间我们游览购物，PHILIP 还在见律师。选购的东西中有一件是给 KATHY 新公寓的热水器。不知为什么，我永远都不会明白，公寓里装有炉灶和冰箱，却没有热水器。KATHY 拒绝接受我提出的每一样东西，直到我解释说如果我知道我的女儿住在一个没有热水的地方，我会睡不着觉。我说克莉斯蒂已经不在在了，在这世上我不能为她再做什么，但可以为别人的女儿做点什么，她让步了。

那是见证一个人归主的开始。接下来的两年里，我又去过几次中国，见到 KATHY 时，我们会谈基督和一些圣经故事。KATHY 一直坚持读着圣经。我离开中国期间，维拉开始通过电话、传真及电子邮件鼓励她，作见证。KATHY 说我送给她的圣经很难懂，主要因为是英文。我给了她足够的钱叫她去附近的基督教会书店买五本中文圣经。最后，KATHY 终于通过电话在几里以外的一个教堂里找到了。当晚，教堂里有人把圣经送到我们吃饭的餐厅。之后，基督开始对 KATHY 变得越来越真实。维拉和陈黎，我们办事处的新同事—一个热心的基督徒，把活的基督带

到了 KATHY 的日常生活中。

一九九八年， KATHY 作为翻译带着中国客户来迦太基。 来这儿之前， 我问她是否预备好接受耶稣为救主， 是否愿意接受洗礼。 如果她愿意， 维拉和我会试着为她安排。 我的牧师 RUSTY MAGGARD 同意面试 KATHY， 如果她的心已归主， 他愿意为 KATHY 施洗。 施洗的那天， 我们问 KATHY 是否介意我们少数的几个人参加， 还是只想单独见牧师（维拉和我希望她能让我们参加）。 怎样的勇气！ 首先， 她不得不考虑如果这位从未谋面的牧师拒绝为她施洗该怎么办。 明知有这种可能， 她还是同意我们去了。 大约三十分钟后， 他们一起出来， 什么都没说， 径直走到神坛前， RUSTY 开始施洗了。 你爸爸、克莉斯蒂姑姑和莱瑞叔叔在你爸爸四岁时一起受了洗。 他们的洗礼和你的一样无疑是我在教堂里见过的最美的时刻。 当我看着 KATHY 在主和 RUSTY 前跪下时， 我看到是从未见过的奇妙和爱的感动。 这是我第一次见证成人归主耶稣基督。 她跪在那里， 主耶稣的力量和恩惠注满了她浑身每一寸软弱的地方。 我想起了主基督在十字架上喊到：“成了！”， 眼泪忍不住流下来。 那一刻， KATHY 的救赎已成， 不论她在哪里， 发生什么事， 她将不再孤单。 主耶稣基督已经籍着圣灵—我们所求的礼物， 以天父奇妙的爱的感动为她的心施洗。

哈里（HARRY）

罗马书 5 章 15 节：“…… 上帝的恩典， 与那因耶稣基督一人恩典中的赏赐， 岂不更加倍地临到众人吗？”

我对工作、商业世界以及如何经营其中的几乎所有的认知，有四个人令我非常感激：我的父亲、约翰·迪圣蒂斯、莱瑞·何耿斯和哈里·柯内尔，另外还有很多人，象你外公费利克斯，我感谢他们。我永远忘不了他的“欢迎归来”的字条，在我几乎铸成大错之后。（那是一个很长的故事，以后我们钓鱼时在船上慢慢讲给你听。）

一九七二年我认识哈里·柯内尔。我们第一次一起午餐时，他问我怎样才能使礼恩派最好地使用韦尔斯弹簧生产传送机组。直到今天，他都没有停止过向我（也向其他无数的人）挑战，让我花百分之一百一十、百分之一百二十的时间完成工作，铺好所有的地基，不要把任何石头露在外面，使上帝赐予的天份完全发挥。他总是能够激发引导象我这样非常普通的人做成不寻常的事。

我完全了解哈里只是一个人，有弱点也有缺点。我也知道（虽然他不想让我说这些）他是一个非常虔诚的、活生生的、全心事主的，并乐于与人分享的基督教徒。哈里曾以不同的方式给了我那么多的爱……有时候用他的心，有时候用他的脚。这些爱只能来自于一个朋友有时胜似父亲的心，再无处可寻。

如果有人要问一个高中毕业从未上过大学的人，怎么可能被冠以五十多个专利、一直被升为副总裁、作财富五百强的官员、为礼恩派的成功出得一分力，告诉他们上帝和哈里应得这份荣耀……不是爷爷。这份荣耀更多是因为他们所指的路并教我怎样与人分享。

感谢您，上帝，为这份难以置信的爱的感动……谢谢你，哈里。

克娅拉（CHIARA）

路加福音 2 章 40 节：“孩子渐渐长大，强健起来，充满智慧，又有上帝的恩在他身上。”

克莉斯蒂去世后，我的心被铜墙铁壁厚厚地围上。我不想让 NANA 和你爸爸出去，更重要的，不想让任何人，特别是小女孩进来。那个时候，对我来说，如果你封闭了爱，就会避免许多因爱的喜悦所带来的伤痛。

你一九九八年一月出生，不管多厚多高的墙都无法把你拒绝在外。你的一个微笑、一个拥抱都会叫那堵墙魔术般消失，但你没有得到这个机会……有人先行了。一九九八年十月，从意大利来的一家人和我们共度了一段时间，还有你的爸爸妈妈。我们发出邀请的时候，不知道他们会带女儿克娅拉来。在机场看到她，我们都很吃惊，但不到四十八小时，这个小女孩就把这墙统统击碎，就象参孙本人来了。她只会讲几个英文单词，说的却是大堆大堆的爱。

没过一个星期，这七岁的小女孩已经赢得了我的欢心……有好多地方，就象克莉斯蒂曾经那样。第二年夏天，克娅拉同意与 NANA 和我过六个星期。（当然，我们先得到了她父母的恩准才去问克娅拉。）这六个星期她教会了我很多东西，有些我曾熟知但忘却了……怎样和孩子玩、怎样让孩子玩、不要吹着做什么事。克娅拉的爱带给我最重要的礼物是唤醒了我对孩子爱的喜悦，在你来的时候可以给你完整的爱，并向你讲述这些爱。我几乎忘了或是拒绝记忆多年以前你爸爸、克莉斯蒂和莱瑞和我分享他们的爱的感觉是多么美好。

怪味老太太

哥林多后书 1 章 12 节：“在世为人不靠人的聪明，乃靠上帝的恩惠。”

诺亚，这本书里我多次讲到圣灵，一位耶稣所赐的永远跟随我们的伴侣和朋友。在基督的爱里，这礼物和恩典是白白的……不是我们找到的，也不是我们应得的，当然更不是我们挣来的。基督是唯一能给予这些的，因为他一人已在十字架上为我们负罪。我曾讲过我从来不知道什么时候基督离开过我（只记得有好多时候我离开他），而且我从来没有问题认识上帝是谁，却曾对圣灵无知无觉。我想坚信班上没有学到。

让我讲两个圣灵的故事给你，都是在我乘飞机时发生的。一个讲圣灵怎样对我变得真实；另一个讲圣灵怎样在我里面作工……尽管我还是我自己。

几年前，我登上一架客满的班机。最糟糕的是我的座位在中间。你知道，我这块头很难塞进一个中间的座位。飞机延误了，我坐在那儿越久，就越讨厌坐在我边上的人、机舱服务员、航空公司以及所有跳进我视线的东西。当然，拥挤的空间、没有扶手、大块头的身体挤在这中间的座位都不是这些人的错，但这无法消我的气。我坐在那儿自怜，火气一分一分地滋长。这时，开始意识到头脑里一个声音对我说去看圣经。听到这话好几遍以后，我伸出手推开坐在两边的男士，弯腰去拿前面座位下的提包。

刚取出圣经，飞机起飞了，乘务员开始送晚餐。我没有机会逃到后舱舒舒服服地站着看了，把圣经翻到上次停下的地方，读到约翰福音 20 章“他向他们吹了口气，说：‘接受圣灵’”。读着这些字眼，我失声大叫：“EUREKA（啊）！”。估计三十英尺以内的每个人一定都在想这家伙接下来要做什么或说什么。如果可以，坐在我两边的男士一定早已蜷伏在地或者躲到什么地方去了。我不记得那之前或之后曾用过那个字（除了讲这个故事），然而，那字是从我嘴里冒出来的，喊出了我忘形的喜乐。我不再是可怜虫，我充满了欢喜。那一刻，我终于亲身地与上帝、耶稣和圣灵联通。我一直很容易看到在天堂的上帝和道成肉身的耶稣之间的联通，但却看不出与圣灵的联通。读到这些字的刹那，在救主的一口气里，我竟实实在在地看到圣灵和上帝的联通。我明白了圣灵是基督给我们的第二份礼物。（第一份当然是走上十字架。）

另外一个飞机上的故事，我也给我们星期天教会学校的孩子们讲过。有一个学生已经高中毕业两三年，我第二次讲这个故事的时候，碰巧他回到迦太基参加我们的学习。我讲完之后，约翰叫我把它写下来。他说或许其他的人也会喜欢它并从中学到点什么。我给它命题：“如果你有问题，请教这穿着粉灰运动服的怪味老太太。”

一个清冷的早晨，我四点钟离开迦太基，赶六点钟的航班从斯普林菲尔德到圣路易斯，再换机到波士顿。我们从斯普林菲尔德起飞（我坐的是靠走道的座位）天空一

片蔚蓝，快到圣路易斯时，天边现出我记忆中最美的日出。飞机着陆，我向窗外望去，意外的发现除了跑道上到处都是雪。很显然，圣路易斯前一天下了场大雪，而迦太基和斯普林菲尔德却一点没受影响。我转机的航班至少延误三个小时，但谁都说不准飞机什么时候能起飞。越等我越生气，恨不得敲谁的脑袋。

我完全可以把行程推迟一天，避免这场几乎封闭了美国东半部的大雪。与其被困在这儿，倒不如在办公室里多做事。小子，好象有人欠我的！终于，广播登机了，我幸运地拿到一个隔离壁后靠走道的座位，邻座是机上唯一的空位。这下有了地方，我准备铺开工作。就在机舱门关上的前一分钟，两个人帮着一位身穿粉灰色运动服的笨重的老太太登机了。猜她坐哪儿？没错……就是我的空座。关上机舱，飞机刚起 50 英尺，又下来了。这回没有“EUREKA（啊）”！听到飞行员广播由于空中交控问题，我们大约至少要等 90 分钟，我简直气疯了。这下，这位矮胖的老太太，没招我也没惹我，成了我的出气筒。她不仅放肆占了本来该属于我的空位，而且还带着一股难以置信的怪味。这粉灰色运动服既占了我的座位，还占了我的味觉。没有地方工作，也没有人可以谈话。毕竟，她散发着怪味，我们怎么可能会有共同语言呢？

从余光里可以看出她系不上安全带，但我不想帮她。糟糕的天气，加这不洗澡的女人毁了我的一天，为什么要帮她呢？那个轻轻的声音又来了：“问她要不要帮忙”。接着是那声音和我在我的脑子里无声的激战。我相信那场激战没有几秒钟，但似乎很长。是的，你可以想到，那声音赢了。我问她要不要帮忙，她说：“不”。太好了，我想。现在可以不管她，回头可怜我自己了。然后那个声音又说：“再问一次”。又一场激烈的争论，还是我输了。“您需要帮忙系安全带吗？”“不”，她回答。我想那个声音这回应该可以歇了吧。我已经问了两次，都被拒绝了。谁想那声音知道我可以做的不止这些，叫我再问一次。我问了，令我失望地，她说：“好”。我把安全带放长，拉平了，又帮她扣好。没有感谢--一个字也没有。这下好，我们到此为止。但那个声音还知道更多，接着它指示，我问道：“你还好吗？”没有回答。被那个声音敦促着，我又问了一遍。这次，她深深地吸了口气，叹着气说：“不”。此时我觉得象打开了一瓶虫子，却不是钓鱼。老实讲，多数时候我们向别人问好只是礼貌而已，总是希望听到“很好”，不过是想友好一点罢了，我们并不想真的听他们的问题。这次却不同。事实上，我不友好也不礼貌，只是叫我问才问。那个声音又来了，所以我问道：“我能帮忙吗？”

她的故事发生在一天前。这位太太和她的先生从达拉斯到波士顿去看她的女儿，因女儿生有脑癌，就要离开人世了。他们到达圣路易斯遇上大雪，机场关闭。这对年迈的，精神虚弱的夫妇本来是要和她们的女儿度过最后的几小时，却被无助地困在机场。她说她们只是在那儿坐着，先生忽然心肌梗塞，立即丧命。想象这位太太，没多少钱，陷在机场中央，看着来来往往穿梭的人流，每个人只关心着自己，怪着这天打乱了他们的计划，她无人可求，无处可去，更无人对她问津。

当援助终于出现时，你可以想象是怎样的一片混乱，以及人们诧异的眼光。他们

送她的先生去到医院，宣布他已经死亡，并打电话给殡仪馆。这位身着粉灰色运动服的老太太整夜无眠填着各种各样的表格，和殡仪馆安排葬礼。当她最后回到机场打电话到女儿家询问女儿的情况时，接电话的是外甥女，说她的妈妈一个小时前已经去世了。这只是几个小时以前的事，她坐在机场等着去波士顿为女儿安排葬礼。她讲着讲着，怪味渐渐小了。当她讲完这些事时，我已经没什么事可以为她做了。此刻，我觉得她象我的妈妈一样亲近。我问她她的心里是否知道耶稣。毫不犹豫，她说：“知道”，并现出了她入座以来的第一丝表情。我问她的女儿是否相信基督，她微笑着说是。带着基督里母亲的骄傲，讲了好一阵女儿怎样爱主，怎样平安面对她的癌症和命运。之后一个小时，我们不停地讲述我们的家庭。我告诉她我们的儿子汤姆和两个已经在天堂的孩子。

我又问及她的丈夫是否接受了基督，她脸上的喜悦不见了，她想他还没有。她见到他看过几次电视布道，但他从来没有和她说起接受基督为救主。

她登机后大概过了两个多小时，我已经忘记了我们在等着飞机起飞。终于，引擎发动了，飞机刚刚起飞 20 英尺，她倒在我肩上睡着了。在波士顿着陆时，我叫醒她，帮着她下了飞机。我提出可以送她到任何她需要去的地方，但她的外甥女已经在机场接她了。我们拥抱道别，不知道对方的名字……，但我们相信已认识了彼此的心。

我非常感谢那位身着粉灰色运动服的怪味老太太出现在我的生命中。我爱那个声音。我学着少争辩，叫我做就去做。我迫不及待地想见主的时候亲自感谢他这礼物。我祈祷我们永远闯开心和脑准备去听、去回应他的感召。

罗马书 15 章 15 节：“我微微放胆写信给你们，是要提醒你们的记性，特因上帝所给我的恩典。”

第12章 生命的尽头

以赛亚书 40 章 29-31 节：“疲乏的，他赐能力；软弱的，他加力量。就是少年人也要疲乏困倦；强壮的也必全然跌倒。但那等候耶和华的必从新得力。他们必如鹰展翅上腾；他们奔跑却不困倦，行走却不疲乏。”

诺亚，这些故事带你走过你来到我们的生活之前，就象你爸爸、克莉斯蒂和莱瑞走进我们（NANA 和我）的生活，你是我们将来的一部分、直到生命的终点，也将改变我们的认识。你无疑是一份难以置信的爱，活的主恩。

我试着以我籍着主恩而活的一生教你（当然，还有你的弟弟妹妹们）主恩的真正含义。我不希望你会有这些想法，哪怕只是一秒钟：

- 我没有得到我公平的一份
- 我多得到了比别人应得的
- NANA 没有得到她的那份（我把这个权利留给 NANA，在她认为合适的时候讲她的故事给你）
- 在我们受到主的恩典时，其他任何人得到的都不及他们所求的

这不是说当主的恩典每次临到时，我们都会意识到或想到这是我们需要的爱。不幸的是，我不得不承认很多时候当我受到恩典时，没有感觉应有的感激或喜乐。当你作为荣耀的贵宾时，很难找到悲伤的影子。

大多时候，我并不觉得在恩典中（也许是被主爱击昏了）。我的反应常常是“太少太晚”，“太多太快”，或“以后再说吧，上帝，我还没好”。但，更糟的是当主恩来临，我却不知它为何……上帝的礼物多么不值。不但没有感激，我还怀疑、抵触，并把生活中的好事大大归功于我自己。诺亚，好在我已经学会了不再怀疑、抵触；我已经学着感知荣耀归何处。

一九九五年，离克莉斯蒂去世差不多整整十年，我非常感激已经学会了（并且一直会感激）主爱的诫训，它改变了并且仍在继续改变着我所谓的认识。

你爸爸和我准备同马尔卡姆·马库斯（另一份主恩，我等不急要让你认识他）和他的儿子亚当一起飞去英国哥伦比亚钓鱼。我们已经计划了有一年。就在我们要离开的前两天，NANA 喉咙痛打电话给爱德华医生开一些药。主恩临到了！爱德华医生没有给 NANA 作检查是不会开药的，所以她去了诊所。

那天晚上我回到家，NANA 叫我给爱德华医生家里打个电话。医生说 NANA 的心脏严重衰竭，他那天已经做了一些检查。（她从来不会给我办公室打电话，你相信吗？）爱德华已经安排了 NANA 第二天去见莫尔医生。他说如果我们不立即采取

治疗， NANA 不会活过那一年。 主恩#1。

第二天， 我们去了莫尔医生的诊所。 NANA 和他的太太一起打网球有好几年了。 我和莫尔医生一起参加过一次 CAMINO 周末（基督教成人周末聚会）， 但之后没再见面， 我不知道他还记不记得我。 莫尔医生来候诊室见我们时， NANA 坐在检查台上， 我在椅子上。 我们正要站起来自我介绍， 他笑着走向我说：“我记得你”。 然后给了我一个拥抱。 他转向 NANA 握住她的双手说：“我们会带你一起走过”。 他那样说“我们”使我们俩个都明白这“我们”是谁。 他把我们的手拉在一起说， 上帝已经把技术交在他的手上、 知识和智慧交在他脑里。 我们一起作了祷告。 主恩#2。

在他的诊所做了几项检查后确诊了爱德华医生的诊断， 他推着 NANA 的轮椅通过一条地下通道直接从他的诊所进了医院。 他请助手罗伯打电话订一间病房， 我们走过去时已经准备好了。 和我们呆了一个多小时， 回诊所之前他确信每一件能为 NANA 做的事都已经做好了才离开。 NANA 想要他作她的医生。 手术在卓灵作， 她想叫格雷姆医生主刀。

由于心脏问题， NANA 的肺里充满了肺液。 抽出肺液后， 她在医院里住了十一天恢复体力。 诺亚， 十二天前当爱德华医生告诉 NANA 病情时， 她还问医生是否可以等一等或者我们去钓鱼时她进行治疗。 你看， 她竟然感觉很好， 几乎天天都去健身房。 尽管她完全明白心脏衰竭多么严重， 还是不想因为她取消我们的旅行。

手术前， NANA 回家休养一个星期。 你爸爸妈妈从 MINNEAPOLIS 回来陪我们。 NANA 几乎在爱德华医生告诉她病情时就很平静.....而我不能。 我们都认为她不会挺过这个手术了。 由于她小时候得的风湿热多年来破坏了她的 MITRO， 使她的心脏变得很大。 在医院里， 我每天早上先陪 NANA 一个小时， 然后再去上班。 办公室里我无法集中精神工作。 NANA 住院的第一天晚上， 我一个人在家坐立不安。 一个朋友打电话来， 他明白我的心情。 十分钟后， 他陪我坐在厨房里， 谈了一个小时（杰， 谢谢你）， 只开着一盏小灯。 NANA 总是打开房里所有的灯， 但她不在我不想开。 我躺在床上， NANA 不在， 心想可能永远都会是这样了。

又过了一天一夜， 和前一天一样， 工作无法占据我的思想。 我决定回家剪草。 这次我没有向上帝大声疾呼， 而是为 NANA 和自己祈求平安和力量， 接受并为“你的旨意会实现”而生活。 我知道我的祷告对 NANA 已成， 而我却越来越狂燥。 我无法驱散这念头， 我的最爱就要死于十年前夺走我们女儿生命的同样的病。

天异常的热。 我一边剪草， 一边流着泪为我们祷告。 汗水和泪水使我的面颊象浸在水里。 祷告中， 那个我热爱着的声音打断了我， 说：“胜利已经赢得， 如果她去了， 会与基督在一起。 如果她活着， 基督会与她在在一起。” 十年前那曾通过 NANA 的双手传递给我的平安又一次安抚到我。 我的泪变成了欢喜的泪， 为了 NANA 和我。 第一次住院剩下的几天和手术前在医院里的一个星期， 我们珍惜所有在一起的时间。 我们逗乐谈笑， 也一起流泪祷告， 彼此平安相对。 主恩#3。

这不是三次不中即下场的事。NANA 被推向手术室，我陪着她走过。她服了镇定剂，但推进手术室的那一刻，她还醒着。我只能呆在等候室里。我叫住了推车，弯下身去告诉 NANA 我爱她，并吻了她。我问护士是否可以让 NANA 带着我手里攥着的東西，格雷姆医生正好走过来。我知道她不可能把它象项链一样带在胸前，她的胸腔会被打开，手术中心脏要被拿出来放在上面。格雷姆医生说：“可以”。护士接过我的这件随身之物，贴在 NANA 的腿上。那是一个镀银的十字架，刻着：“你的旨意会实现”和一条鱼的符号。十年前，克莉斯蒂去世时 NANA 就是用这话给了我力量和平安，现在它带着 NANA 走过五个小时的手术和两天的重护。我相信 NANA 仍然保存着那个十字架；或许有一天她会把它给了你。

所以，诺亚，这是主恩……有时显而易见，但更多时候却很难辨认。不管什么情形，都是上帝所赐的恩典。

在我就要结束这本书时，我知道你妈妈又怀了一个孩子。今年秋天，你就会有一个小弟弟或小妹妹。主的恩典在继续着。我所知道的是主恩改变了所有我认为曾经知道的……除了一样：上帝爱你，上帝爱我，上帝平等地爱我们每一个人，他赐给我们每一个人丰实的恩典。

祈祷这平安与你同在，直到永远。阿门。

马太福音 11 章 28-30 节：“凡劳苦担重担的人可以到我这里来，我就使你们得安息。我心里柔和谦卑，你们当负我的轭，学我的样式；这样，你们的心里必得安息。因为我的轭是容易的，我的担子是轻省的。”